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五燈會元卷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瓆

謄録舉人臣藍嘉瑶

五燈會元卷二十

宋　釋普濟　撰

南嶽下十五世

龍門遠禪師法嗣

温州龍翔竹庵士珪禪師成都史氏子初依大慈宗雅心醉楞嚴逾五秋南遊謁諸尊宿始登龍門即以平時所得白佛眼眼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遂俾

職堂司一日侍立次問云絶對待時如何眼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師罔措眼至晚抵堂司師理前話眼曰聞言語師於言下大悟政和末出世和之天寧屢遷名刹紹興間奉詔開山鴈蕩能仁時真歇居江心聞師至恐緣法未熟特過江迎歸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翕然歸敬未視篆其徒懼行規法深夜於火鞠為瓦礫之墟師竟就樹縛屋陞座示衆云愛閒不打鼓山鼓投老來看鴈蕩山傑閣危樓渾不見谿邊茆屋兩三間

還有共相出手者麽喝一喝下座聽法檀施併力營建未幾復成寶坊次補江心上堂曰萬年一念一念萬年和衣泥裏輥洗脚上牀眠歷劫來事秖在如今大海波濤湧小人方寸深拈起拄杖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既得箇入頭須有出身一路始得大衆且作麽生是出身一路良久曰雪壓難摧澗底松風吹不動天邊月卓拄杖下座上堂萬機不到眼見色耳聞聲一句當堂頭戴天脚踏地你諸人秖知今日是五月初

一殊不知金烏半夜忙忙去玉兎天明上海東以拂子
擊禪牀下座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諸人向這裏立
不得諸人向這裏住不得若立則危若住則瞎直須意
不停玄句不停意用不停機此三者既明一切處不須
管帶自然現前不須照顧自然明白雖然如是更須知
有向上事久雨不晴咄上堂一葉落天下秋欲窮千里
目更上一層樓一塵起大地收嘉州打大像陜府灌鐵
牛明眼漢合作麽生良久曰久旱簷頭句橋流水不流

卓拄杖下座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落華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華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喝一喝曰三十年後莫道能仁教壞人家男女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禮拜師曰靈利衲僧秖消一箇遂曰馬搭鞍驢推磨靈利衲僧秖消一箇縱使東家明點燈未必西家暗中坐西

來意旨問如何多口阿師自招禍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你問底是第二義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意旨如何師曰一度著虵齩怕見斷井索問鷲子深談實相善說法要此理如何師曰不及鴈銜蘆問如何是佛師曰華陽洞口石烏龜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金木水火土羅睺計都星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作賊人心虛曰國師三喚侍者又作麽生師曰打皷弄猢猻皷破猢猻走丙寅七月十八日名法屬

長老宗範付後事次日沐浴聲鐘集衆就座泊然而逝
荼毗日送者均獲設利奉靈骨塔于鼓山
南康軍雲居高庵善悟禪師洋州李氏子年十一去家
業經得度有夙慧聞冲禪師舉武帝問達磨因緣如獲
舊物遽曰我既廓然何勝之有冲異其語勉之南詢蒙
授記於龍門一日有僧被蚰傷足佛眼問曰既是龍門
為甚麽却被蚰蛟師即應曰果然現大人相眼盆器之
後傳此語到昭覺圓悟云龍門有此僧耶東山法道未

寂寥爾住後上堂少林面壁懷藏東土西天歐阜陞堂兗塞四維上下致使山巍巍而砥掌平水昏昏而常自清華非豔而結空果風不搖而片葉零人無法而得咨問佛無心而更可成野蔬淡飯延時日任運隨緣道自靈畢竟如何日午打三更

遂寧府西禪文璉禪師郡之張氏子上堂一向恁麽去直得凡聖路絶水泄不通鐵虵鑽不入鐵鎚打不破至於千里萬里鳥飛不度一向恁麽來未免灰頭土面帶

水拖泥唱九作十指鹿為馬非唯孤負先聖亦乃埋沒

已靈敢問大衆且道恁麽去底是恁麽來底是芍藥華

開菩薩面椶櫚葉散夜义頭上堂諸方浩浩談玄每日

撞鐘打鼓西禪無法可說勘破燈籠露柱門前不置下

馬臺免被傍人來借路若借路須照顧脚下若參差邯

鄲學唐步上堂心生種種法生森羅萬像縱横信手拈

來便用日輪午後三更心滅種種法滅四句百非路絶

直饒達磨出頭也是眼中著屑心生心滅是誰木人攜

手同歸歸到故鄉田地猶遭頂上一鎚上堂正月孟春猶寒直下言端語端拈起衲僧鼻孔穿開祖佛心肝知有者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不知有者誰知當面蹉過迢迢十萬八千山僧為你重說偈言大衆莫孤負孟春猶寒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爪牙已露曰出窟後如何師曰龍頭虵尾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正好喫棒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闍黎有許多工夫

隆興府黄龍牧庵法忠禪師四明姚氏子十九試經得度習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泯跡徧叅名宿至龍門覩水磨旋轉發明心要乃述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呈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麽生師曰澗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師即掩耳而去後至廬山於同安枯樹中絶食清坐宣和間湘潭大旱禱而不應師躍入龍淵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居南嶽每跨虎出遊儒釋望塵而拜住後上堂張

公喫酒李公醉子細思量不思議李公醉醒問張公恰
使張公無好氣無好氣不如歸家且打睡上堂今朝正
月半有事為君斷切忌兩眼睛被他燈火換上堂我有
一句子不借諸聖口不動自己舌非聲氣呼吸非情識
分别假使淨名杜口於毗耶釋迦掩室於摩竭大似掩
耳偷鈴未免天機漏泄直饒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
便喝若向收庵門下檢點將來秖得一橛千種言萬般
說秖要教君自家歇一任大地虗空七凹八凸僧問如

何是佛師曰莫向外邊覔曰如何是心師曰莫向外邊尋曰如何是道師曰莫向外邊討曰如何是禪師曰莫向外邊傳曰畢竟如何師曰静處薩婆訶問大衆臨筵請師舉唱師竪起拂子僧曰乞師再垂方便師擊禪牀一下後示寂塔于香原洞

衢州烏巨雪堂道行禪師處州葉氏子依泗州普照英禪師得度去參佛眼一日聞舉玄沙築著脚指話遂大悟住後上堂會即便會玉本無瑕若言不會碓觜生華

試問九年面壁何如大會拈華南明恁麽商確也是順風撒沙參上堂雲籠嶽頂百鳥無聲月隱寒潭龍珠自耀正當恁麽時直得石梁忽然大悟石洞頓爾心休虛空開口作證溪北石僧點頭諸人總在這裏瞌睡笑殺陜府鐵牛上堂佛說三乘十二分頓漸偏圓癡人面前不得說夢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癡人面前不得說夢臨濟三玄雲門三句洞山五位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南明恁麽道還免得遭人檢責也無所以古人道

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還有和雪曲底麽若有喚來與老僧洗脚上堂通身是口說得一半通身是眼用得一橛用不到處說有餘說不到處用無盡所以道當用無說當說無用用說同時用說不同時諸人若也擬議西峯在你脚底到國清衆請上堂句亦刻意亦刻絶毫絶氂處如山如嶽句亦到意亦到如山如嶽處絶毫絶氂忽若拶通一線意句俱到俱不到俱剗俱不剗直得三句外絶牢籠六句外無標

的正當恁麽時一句作麽生道傾蓋同途不同轍相將
攜手上高臺上堂舉趙州示衆云老僧除却二時齋粥
是雜用心處師曰今朝六月旦行者擊鼓長老陞堂你
諸人總來這裏雜用心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驚人
句門曰響師曰雲門答這僧話不得便休却鼓粥飯氣
以當平生上堂黄梅雨麥秋寒恁麽會太無端時節因
緣佛性義大都須是髑髏乾示衆舉璣和尚問僧禪以
何為義衆下語皆不契理僧請益璣璣代云以謗為義

師曰三世諸佛是謗西天二十八祖是謗唐土六祖是謗天下老和尚是謗諸人是謗山僧是謗於中還有不謗者也無談玄說妙河沙數爭似雙峯謗得親師示疾門弟子教授汪公喬年至省候師以後事委之示以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註曰爛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黎明沐浴更服跏趺而逝闍維五色設利煙所至處纍然齒舌不壞塔于寺之西

撫州白楊法順禪師綿州文氏子依止佛眼聞普說舉傅大士心王銘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師於言下有省後覲寶藏迅轉頓明大法趨丈室作禮呈偈曰頂有異峯雲冉冉源無別派水泠泠遊山未到山窮處終被青山礙眼睛眼笑而可之住後上堂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林黃葉水推去橫谷白雲風卷回寒鴈一聲情念斷霜鐘纔動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處盡夜寒爐撥死灰忽有箇衲僧出來

道長老少賣弄得恁麽窮乞相山僧秖向他道却被你
道著上堂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星北斗我脚何似驢
脚往事都來忘却人人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
灘頭立處孤月影射深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過
遠灘示衆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秖
見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樹
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為衆一似為己彼此事辦不
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

解脫上堂雞啼曉月狗吠枯樁只可黙會難入思量看不見處動地放光說不到處天地玄黄撫城尺六狀紙元來出在清江大衆分明話出人難見昨夜三更月到窻上堂風吹茆茨屋脊漏雨打闍黎眼睛濕恁麽分明却不知却來這裏低頭立時紹燈上座聞之有省後住發之廣教因病示衆久病未嘗推木枕人來多是問如何山僧據問隨緣對窻外黄鸝口更多只如七尺之軀甚處受病衆中具眼者試為山僧指出病源衆下語皆不契師自拊掌一

下作嘔吐聲又云好箇木枕子師律身清苦出入唯杖

笠獨行後示寂闍維收舍利目睛齒舌數珠同靈骨塔

于寺西

南康軍雲居法如禪師丹丘胡氏子依護國瑞禪師祝

髮登具徧參浙右諸宗匠晚至龍門以平日所證白佛

眼眼曰此皆學解非究竟事欲了生死當求妙悟師駭

然諦信一日命主香積以道業未辦固辭眼勉曰姑就

職其中大有人為汝說法未幾晨興開廚門望見聖僧

契所未證即白佛眼眼曰這裏還見聖僧麽師請前問訊叉手而立眼曰向汝道大有人為汝說法住後上堂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向這裏有無俱遣得失兩亡直得十方諸佛不見諸人且道十二時中向甚麽處安身立命披蓑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上堂乾坤之内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雲居又且不然乾坤之内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擲下拄杖云大衆也須識取

南康軍歸宗真牧正賢禪師潼川陳氏子世為名儒幼從三聖海澄為苾蒭具滿分戒遊成都依大慈秀公習經論凡典籍過目成誦義亦頓曉秀稱為經藏子出蜀謁諸尊宿後扣佛眼一日入室眼舉殷勤抱得旃檀樹語聲未絕師頓悟眼曰經藏子漏逗了也自是與師商確淵奥亹亹無盡眼稱善因手書真牧二字授之紹興已巳歸宗虛席郡侯以禮請堅卧不應寶文李公懋嘗問道於師同屬官强之乃就上堂且第一句如何道汝

等若向世界未成時父母未生時佛未出世時祖師未西來時道得已是第二句且第一句如何道直饒你十成道得未免左之右之卓拄杖下座上堂良久召大衆曰作麽生若也擬議賢上座謾你諸人去也打地和尚瞋他秘魔巖主擎箇叉兒胡説亂道遂將一摑成虀粉散在十方世界還知麽舉拂子曰而今却在拂子頭上説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聞麽閻老子知得乃曰賢上座你若相當去不妨奇特或不相

當總在我手裏秖向他道閤老子你也退步摸索鼻孔看擊禪牀下座僧問久黙斯要已泄真機學人上來請師開示師曰耳朶在甚麽處曰一句分明該萬象師曰分明底事作麽生曰台星照臨枯木回春師曰換却你眼睛

安吉州道場正堂明辯禪師本郡俞氏子幼事報本藴禪師圓顱受具後謁諸名宿至西京少林聞僧舉佛眼以古詩發明嗣寶王斬師子尊者話曰楊子江頭楊柳

春楊華愁殺渡江人一聲羗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師默有所契即趨龍門求入室佛眼問從上祖師方册因緣許你會得忽舉拳曰這箇因何喚作拳師擬對眼築其口曰不得作道理於是頓去知見住後上堂猛虎口邊拾得毒虵頭上安排更不釘椿搖艣回頭别有生涯婆子被我勘破了大悲院裏有村齋上堂淨五眼湧金春色晚得五力吹落碧桃華唯證乃知難可測卓拄杖曰一片何人得流經十萬家上堂三祖道但莫憎

愛洞然明白當時老僧若見便與一摑且道是憎邪是愛邪近來經界稍嚴不許詭名挾佃解夏上堂十五日已前不得去少林隻履無藏處十五日已後不得住桂子天香和雨露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呵呵呵風流不在著衣多上堂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師曰我疑千年蒼玉精化為一片秋水骨海神欲護護不得一旦鰲頭忽擎出上堂華開隴上柳綻堤邊黄鸝調叔夜之琴芳草入謝公之句

何必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非唯水上寛漚已是眼中著屑擘開胷曰汝等當觀吾紫磨金色之身今日則有明日則無大似無風起浪全不知羞且道今日事作麽生好箇迷逢達磨不知誰解承當僧問如何是佛師乃鳴指三下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横身三界外獨脫萬機前曰秖如風穴道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香又作麽生師曰說這箇不唧嚁漢作麽曰嫩竹搖金風細細百華鋪地日遲遲師曰你向甚麽處見

風穴曰眼裏耳裏絕瀟灑師曰料掉無交涉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未過冬至莫道寒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未過夏至莫道熱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三十年後不要錯舉問如何是佛師曰無柴猛燒火曰如何是法師曰貧做富裝裹曰如何是僧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曰如何是和尚栗棘蓬師曰不答此話曰為甚麽不答師大笑曰吞不進吐不出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曰古墓毒虵頭戴角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

于師曰虛空笑點頭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曰石人拍手笑呵呵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布袋裏豬頭曰四喝已蒙師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鋸解秤鎚隨聲便喝佛眼忌拈香龍門和尚闌提潦倒不信佛法滅除禪道㧸破毗盧向上關猫兒洗面自道好一炷沈香爐上然換手槌胷空懊惱遂搓手曰休懊惱以坐具搭肩上作女人拜曰莫怪下房媳婦觸忤大人好室中垂問曰猫兒為甚

麽愛捉老鼠又曰板鳴因甚麽狗吠師家風嚴冷初機多憚之因贊達磨曰昇元閣前㦬㦬洛陽峯畔乖張皮髓傳成話霸隻履無處埋藏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華撲鼻香雪堂行一見大稱賞曰先師猶有此人在只消此贊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由是衲子奔湊臨終登座拈拄杖於左邊卓一下曰三十二相無此相於右邊卓一下曰八十種好無此好僧繇一筆畫成誌公露出草藁又卓一下顧大衆曰莫懊惱直下承當休更討下

座歸方丈儼然趺坐而逝火後收靈骨設利藏所建之塔曰僊人山

潭州方廣深禪師僧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世奇首座者成都人也徧依師席晚造龍門一日燕坐矑睡間摩鼃忽鳴誤聽為淨髮版響亟趨往有曉之者曰鼃鳴非版也師怳然詣方丈剖露佛眼曰豈不見羅

睺羅師遽止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曰夢中聞版響覺後蝦蟇啼蝦蟇與版響山嶽一時齊由是益加參究洞臻玄奥眼命分座師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針刺眼毫髮若差睛則破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煅煉眼因以偈美之曰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元自慣回光不知已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衆藏暮年學者力請不容辭後因説偈曰諸法空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法我心無別體秖在而今一念中且道

是那一念衆罔措師喝一喝而終

温州淨居尼慧温禪師上堂舉法眼示衆曰三通鼓罷簇簇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師曰山僧道三通鼓罷簇簇上來拄杖不在苕帚柄聊與三十

給事馮楫濟川居士自壯扣諸名宿最後居龍門從佛眼遠禪師再歲一日同遠經行法堂偶童子趨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遠拊公背曰好聻公於是契入紹興丁巳除給事會大慧禪師就明慶開堂慧下座公挽之

曰和尚每言於士大夫前曰此生決不作這蟲豸今日
因甚却納敗缺慧曰盡大地是箇杲上座你向甚處見
他公擬對慧便掌公曰是我招得越月特丏祠坐夏徑
山榜其室曰不動軒一日慧陞座舉藥山問石頭曰三
乘十二分敎某甲粗知承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實未明了伏望慈悲示誨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
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你作麼生山罔措頭曰子緣
不在此可往江西見馬大師去山至馬祖處亦如前問

祖曰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山大悟慧拈罷公隨至方丈曰適來和尚所舉底因緣某理會得了慧曰你如何會公曰恁麽也不得嚇嚧娑婆訶不恁麽也不得嚇嚧娑婆訶恁麽不恁麽總不得蘇嚧嚧唎娑婆訶慧印之以偈曰梵語唐言打成一塊士哉俗人得此三昧公後知邛州所至宴晦無倦嘗自詠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脇到牀眠雖然現出宰官相

長老之名四海傳至二十三年秋乞休致預報親知期以十月三日報終至日令後廳置高座見客如平時至辰巳間降堦望闕肅拜請漕使攝邛事著僧衣履踞高座囑諸官吏及道俗各宜向道扶持教門建立法幢遂拈拄杖按膝蛻然而化漕使請曰安撫去住如此自由何不留一頌以表罕聞公張目索筆書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竟爾長往建炎後名山巨刹教藏多不存公累以已俸印施凡一百二十八藏用

祝君壽以康乖民門人蒲大聘嘗誌其事有語録頌古行於世

開福寧禪師法嗣

潭州大溈月庵善果禪師信州余氏子上堂奚仲造車一百輻拈却兩頭除却軸以拄杖打一圓相曰且莫錯認定盤星卓一卓下座謝供頭上堂解猛虎頷下金鈴驚羣動衆取蒼龍穴裏明珠光天照地山僧今日到此讃歎不及汝等諸人合作麽生竪起拂子曰眨上眉毛

速須薦取擲拂子下座上堂心生法亦生心滅法亦滅
心法兩俱忘烏龜喚作鼈諸禪德道得也未若道得道
林與你拄杖子其或未然歸堂喫茶去僧問達磨九年
面壁時如何師曰魚行水濁曰二祖禮三拜為甚麼却
得其髓師曰地肥茄子大曰秪如一華開五葉結果自
然成明甚麼邊事師曰賊以贓為驗曰有時乘好月不
覺過滄洲師曰闍黎無分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
何師曰驗盡當行家曰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又作麼生

師曰風吹日炙曰溈山呵呵大笑齊師曰波斯讀梵字曰道吾推倒泥裏溈山不管此意又且如何師曰有理不在高聲曰羅山道道吾是撮馬糞漢又作麽生師曰多口阿師曰今日足見老師七通八達師曰仰面哭蒼天僧禮拜師曰過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乾坤無異色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徧界有清香

大隨靜禪師法嗣

台州釣魚臺石頭自回禪師本郡人也世為石工雖不

識字志慕空宗每求人口授法華能誦之棄家投大隨供掃灑寺中令取崖石師手不釋鎚鑿而誦經不輟口隨見而語曰今日硿磕明日硿磕死生到來作甚折合師愕然釋其器設禮顧聞究竟法因隨至方丈隨令且罷誦經看趙州勘婆因緣師念念不去心久之因鑿石石稍堅盡力一鎚瞥見火光忽然省徹走至方丈禮拜呈頌曰用盡工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這裏隨忻然曰子徹也復獻趙州勘婆頌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

婆正是魔王脚趙州無柄鐵掃帚掃湯煙塵空索索隨
可之遂授以僧服人以其為石工故有回石頭之稱也
上堂叅禪學道大似井底叫渴相似殊不知塞耳塞眼
回避不及且如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動轉施為是甚麽
人使作眼見耳聞何處不是路頭若識得路頭便是大
解脱路方知老漢與你證明山河大地與你證明所以
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仁者大凡有一物當途
要見一物之根源一物無處要見一物之根源見得根

源源無所源所源既非何處不圓諸禪德你看老漢有甚麽勝你處諸人有甚麽不如老漢處還會麽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潼川府護聖愚丘居靜禪師成都楊氏子年十四禮白馬安慧為師聞南堂道望遂往依馬堂舉香嚴枯木裏龍吟話往返酧詰師於言下大悟一日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汝作麽生師曰直須揮劒若不揮劒漁父棲巢堂矍然曰這小廝兒師珍重便行

出住東巖上堂月生一東巖下住增愁寂紅塵世路有多端米麪倉儲無顆粒崖為伴泉為疋颯颯清風來入室山王土地暗中忙雲版鍾魚偷淚滴世人莫道守空巖亦有東籬打西壁嘗謂衆曰參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最初句及末後句透得過者一生事畢儻或未然更與你分作十門各各印證自心還得穩當也未一須信有教外別傳二須知有教外別傳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法無二四須見性如觀掌中之物了了分明一

一田地穩密五須具擇法眼六須行鳥道玄路七須文武兼濟八須摧邪顯正九須大機大用十須向異類中行凡欲紹隆法種須盡此綱要方坐得這曲彔牀子受得天下人禮拜敢與佛祖為師若不到恁麼田地秖一向虛頭他時異日閻老子未放你在間有學者各門頌出呈師師以頌示曰十門綱要掌中施機會來時自有為作者不須排位次大都首末是根基

簡州南巖勝禪師上堂名大衆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

安居會得箇中意分明在半途且道到家一句又作麽生釋迦彌勒沒量大看來猶秖是他奴僧問放行五位即不問把定三關事若何師曰横按鏌鎁全正令曰把定三關蒙指示放行五位事如何師曰太平寰宇斬癡頑曰恁麽則南巖門下土曠人稀師曰靈利衲僧稍消一點曰自古自今同生同死時如何師曰家賊難防曰今日學人小出大遇去也師便打曰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僧禮拜師曰切忌詐明頭

常德府梁山廓庵師遠禪師合川魯氏子上堂舉楊岐三脚驢子話乃召大衆曰揚其湯者莫若撲其火壅其流者莫若杜其源此乃智人之明鑒佛法之至論正在斯馬這因緣如今叢林中提唱者甚多商量者不少有般底秖道宗師家無固必凡有所問隨口便答似則也似是即未是若恁麽秖作箇乾無事會不見楊岐用處乃至祖師千差萬别方便門庭如何消遣又有般底秖向佛邊會却與自己沒交涉古人道凡有言句須是一

一消歸自己又作麽生又有般底一向秖作自己會棄
却古人用處唯知道明自己事古人方便却如何消遣
既消遣不下却似抱橋柱澡洗要且放手不得此亦是
一病又有般底却去脚多少處會若恁麽會此病最難
醫也所以他語有巧妙處參學人卒難摸索纔擬心則
差了也前輩謂之楊岐宗旨須是他屋裏人到恁麽田
地方堪傳授若不然者則守死善道之謂也這公案直
須還他透頂徹底漢方能了得此非止禪和子會不得

而今天下叢林中出世為人底亦少有會得者若要會去直須向威音那畔空劫已前輕輕覷著提起便行捺著便轉却向萬仞峯前進一步可以籠罩古今坐斷天下人舌頭如今還有恁麼者麼有則出來道看如無更聽一頌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萬大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湖南長老誰解會行人更在青山外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這箇說話是家常茶飯須知衲僧家別有奇特處

始得且道衲僧門下有甚竒特處天得一斗牛女虚危室壁地得一萬象森羅及瓦礫君王得一上下四維無等匹且道衲僧得一時如何要見客從何處來閑捋經卷倚松立浴佛上堂舉藥山浴佛公案拈云這僧問處依稀越國髣髴楊州藥山答來眼似流星機如掣電點檢將來二俱不了若是山僧即不然當是時纔見他問只浴得這箇且不浴得那箇但轉木杓柄與伊待他擬議之間攔面便潑假饒這僧有大神通具大智慧也無

施底處敢問大衆這箇即且置喚甚麼作那箇下座佛
殿燒香為你說破師有十牛圖并頌行于世
嘉州能仁黙堂紹悟禪師結夏上堂最初一步十方世
界現全身末後一言一微塵中深鎻斷有時提起如倚
天長劒光耀乾坤有時放下似紅爐點雪虛含萬象得
到恁麼田地天魔外道拱手歸降三世諸佛一時稽首
便可以大圓覺為我伽藍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如是則
朝往西天暮歸東土亦是禁足百華叢裏坐婬坊酒肆

行亦是禁足雖然如是不曾動著這裏一步恁麽則九句無虛棄之功百劫有今時之用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為之化此即是涅槃妙心金剛王寶劒敢問大衆作麽生得到這田地去如人上山各自努力上堂舉趙州訪二庵主公案頌曰一重山盡一重山坐斷孤峯子細看霧捲雲收山嶽靜楚天空濶一輪寒

彭州土溪智陀于言庵主綿州人也初至大隨聞舉石頭和尚示衆偈倐然領旨歸隱土溪懸崖絶壑間有石

若蹲巽獸師鑿以為室中發異泉無涸溢四衆訝之居三十年化風盛播室成日作偈曰一擊石庵全縱橫得自然清涼無暑氣涓潔有甘泉寬廓含沙界寂寥絕衆緣箇中無限意風月一牀眠

劍門南修道者淳厚之士也自大隨一語契投服勤不怠歸謁崇化賛禪師坐次賛以宗門三印問之南曰印空印泥印水平地寒濤競起假饒去就十分也是靈龜曳尾

莫將尚書字少虚家世豫章分寧因官西蜀謁南堂静禪師咨决心要堂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厠俄聞穢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即呈以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别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南堂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横妙用更何求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𣑱僧笑點頭

龍圖王蕭居士字觀復留昭覺日聞開静板聲有省問南堂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開口不得未審過在

甚處堂曰過在有箇見處堂却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堂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堂曰為甚麽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

五祖自禪師法嗣

蘄州龍華高禪師上堂象王行師子住赤脚崑崙眉卓豎寒山拾得笑呵呵指點門前老松樹且道他指點箇甚麽忽然風吹倒時好一堆柴

南嶽下十六世

徑山杲禪師法嗣

泉州教忠晦庵彌光禪師閩之李氏子兒時寡言笑聞梵唄則喜十五依幽巖文慧禪師圓頂猶喜閱群書一日曰既剃髪染衣當期悟徹豈醉於俗典邪遂出嶺謁圓悟禪師於雲居次參黄檗祥高庵悟機語皆契以淮楚盜起歸謁佛心會大慧寓廣因往從之慧謂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試舉一二看師舉佛心上堂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即不然總不恁麽來時如何劈脊便打從教

徧界分身慧曰汝意如何師曰某不肯他後頭下箇注
脚慧曰此正是以病為法師毅然無信可意慧曰汝但
揣摩看師竟以為不然經旬因記海印信禪師拈曰雷
聲浩大雨點全無始無滯趨告慧慧以舉道者見琅邪
并空沙未徹語詰之師對已慧笑曰雖進得一步秖是
不著所在如人斫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
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說禪者見處總如此何
益於事其楊岐正傳三四人而已師慍而去翌日慧問

汝還疑否師曰無可疑者慧曰秖如古人相見未開口時巳知虛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師悚然汗下莫知所詣慧令究有句無句慧過雲門庵師侍行一日問曰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慧曰汝病最僻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活不得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一回始得師疑情愈深後入室慧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句來師曰裂破慧震威喝曰你又說禪也師即大悟慧撾鼓告

衆曰龜毛拈得笑咍咍一擊萬重關鏁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師亦以頌呈之曰一拶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却口住後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放憨作麽及乎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情知汝等諸人卒討頭鼻不著為甚如此秖為分明極麤令所得遲上堂夢幻空華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擲拂子曰山僧今日已是放下了也汝等諸人又作麽生復曰侍者收取拂子僧問文

殊為甚麽出女子定不得師曰山僧今日困曰罔明為甚麽却出得師曰令人疑著曰恁麽則擘開華嶽千峯秀放出黄河一派清師曰一任卜度

江州東林卍庵道顔禪師潼川人族鮮于氏久參圓悟徹有省發泊悟還蜀囑依妙喜仍以書致喜曰顔川彩繪已畢但欠點眼耳他日嗣其後未可量也喜居雲門及洋嶼師皆在馬朝夕質疑方大悟住後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烏窠吹布毛便有人悟去今時

學者為甚麼却不識自己良久曰莫錯怪人好上堂欲識諸佛心但向衆生心行中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但向萬物遷變處會取還識得麼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作麼生是良遂知處乃曰鷓鴣語鶴上堂仲冬嚴寒三界無安富者快樂貧者饑寒不識玄旨錯認定盤何也牛頭安尾上北斗面南看上堂一滴滴水一滴滴凍天寒人寒風動幡動雲門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

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不出諸人十二時中尋常受用上堂云圓通門户八字打開若是從門入得不堪共語須是入得無門之門方可坐登堂奥所以道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叅學人當依如是法從上諸聖幸有如此廣大門風不能繼紹甘自鄙棄穿窬墻壁好不丈夫敢問大衆無門之門作麽生入良久云非唯觀世音我亦從中證上堂元宵已過化主出門六群比丘各從其類此

衆無復枝葉純有貞實如是增上慢人退亦佳矣麒麟
不為瑞鸑鷟不為祭麥秀兩岐禾登九穗總不消得但
願官中無事林下棲禪水牯牛飽臥斜陽擔板漢清貧
長樂粥足飯足俯仰隨時箸籠不亂攙匙老鼠不咬甋
箄山家活計淡薄長情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有智
主人二俱不受良久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上堂去年
寒食後今年寒食前日日是好日不是正中偏上堂客
舍久留連家鄉夕照邊簷懸三月雨水沒兩湖蓮鑊漏

燒燈盞柴生滿竈煙已忘南北念入望盡平川上堂旃檀林無雜樹鬱密深沉師子住所以旃檀叢林旃檀圍繞荆棘叢林荆棘圍繞一人為主兩人為伴成就萬億國土士農工商若夜义若羅刹見行魔業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僧問香嚴上樹話意旨如何師曰描不成畫不就曰李陵雖好手爭柰陷蕃何師曰甚麽處去來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元固僧近前曰喏喏師曰䄠無襠袴無口問如何是佛師曰誌公和尚曰學人問佛何故答

誌公和尚師曰誌公不是閒和尚曰如何是法師曰黃絹幼婦外孫齏臼曰是甚麼章句師曰絕妙好辭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曰何不直說師曰玄沙和尚曰三寶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王喬詐仙得仙僧呵呵大笑師乃叩齒

福州西禪懶庵鼎需禪師本郡林氏子幼舉進士有聲年二十五因讀遺教經忽曰幾為儒冠誤欲去家母難之以親迎在期師乃絕之曰夭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

翠竹黄華此去永為道伴竟依保壽樂禪師為比丘一錫湖湘徧參名宿法無異味歸里結庵於羌峯絶頂不下山者三年佛心才禪師挽出首衆於大乘甞問學者即心即佛因緣時妙喜庵于洋嶼師之友彌光與師書云庵主手段與諸方别可來少欵如何師不答光以計邀師飯師往赴之會妙喜為諸徒入室師隨喜焉妙喜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作麽生師下語妙喜詬之曰你見解如此敢妄為人師耶鳴皷普説訐

其平生珍重得力處排為邪解師淚交頤不敢仰視默
計曰我之所得既為所排西來不傳之旨豈止此耶遂
歸心弟子之列一日喜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
麽時如何師擬開口喜拈竹篦劈脊連打三下師於此
大悟厲聲曰和尚已多了也喜又打一下師禮拜喜笑
云今日方知吾不汝欺也遂印以偈云頂門竪亞摩醯
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卸却符趙州東壁挂葫蘆
於是聲名喧動叢林住後上堂曰句中意意中句須彌

聳于巨川句剗意意剗句烈士發乎狂矢任待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徒逞詞鋒虛張意氣所以淨名杜口早涉繁詞摩竭掩關已揚家醜自餘尾棺老漢巖頭大師向羌峯頂上拏風鼓浪翫弄神變脚跟下好與三十且道過在甚麽處良久云機關不是韓光作莫把胷襟當等閑至節上堂云二十五日已前羣陰消伏泥龍閉戶二十五日已後一陽來復鐵樹開華正當二十五日塵中醉客騎驢騎馬前街後街遞相慶賀物外閒人衲帔蒙

頭圍爐打坐風蕭蕭雨蕭蕭冷湫湫誰管你張先生李道士胡達磨上堂懶翁懶中懶最懶懶說禪亦不重自已亦不重先賢又誰管你地又誰管你天物外翛然無箇事日上三竿猶更眠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古人言州云諦聽諦聽師曰諦聽即不無切忌喚鐘作甕中問僧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曰新羅國裏師曰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聻曰今日親見趙州師曰前頭見後頭見僧乃作斫額勢師曰上座甚處人曰江西師

曰因甚麽却來這裏納敗缺僧擬議師便打

福州東禪蒙菴思岳禪師上堂蛾羊蟻子說一切法墻壁瓦礫現無邊身見處既精明聞中必透脫所以雪峯和尚凡見僧來輥出三箇木毬如弄雜劇相似玄沙便作斫牌勢甲末謾道將來普賢今日謗古人千佛出世不過懺悔這裏有人謗普賢定入拔舌地獄且道謗與不謗者是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上堂達磨來時此土皆知梵語及乎去後西天悉會唐言若論直指人心見

性成佛大似羚羊挂角獵犬尋蹤一意乖疎萬言無用
可謂來時他笑我不知去後我笑他唐言梵語親分付
自古齋僧怕夜茶上堂臘月初歲云徂黃河凍已合深
處有嘉魚活鱍鱍跳不脫又不能相煦以濕相濡以沫
慚愧菩薩摩訶薩春風幾時來解此黃河凍令魚化作
龍直透桃華浪會即便會癡人面前且莫說夢上堂僧
問如何是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從苗辦地
因語識人曰如何是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

曰築著磕著曰如何是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
師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復曰一轉語如天普蓋似地
普擎一轉語舌頭不出口一轉語且喜没交涉要會麽
慚愧世尊面赤不如語直大小岳上座口似磉盤令日
為這問話僧講經不覺和注脚一時説破便下座上堂
啞却我口直須要道塞却你耳切忌蹉過昨日有人從
天台來却道泗洲大聖在洪州打坐十字街頭賣行貨
是甚麽斷跟草鞋尖簷席帽

福州西禪此庵守淨禪師上堂談玄說妙撒屎撒尿行棒行喝將鹽止渴立主立賔華擘宗乘設或總不恁麼又是鬼窟裏坐到這裏山僧已是打退皷且道諸人尋常心憒憒口悱悱合作麼生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也秖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直得眼足相資如車二輪如鳥二翼正好勘過了打

上堂九夏炎炎大熱木人汗流不輟夜來一雨便涼莫道山僧不說以拂子擊

禪牀下座上堂若欲正提綱直須大地荒欲來衝雪刃未免露鋒鋩當恁麽時釋迦老子出頭不得即不問你諸人秖如馬鐙裏藏身又作麽生話會上堂道是常道心是常心汝等諸人聞山僧恁麽道便道我會也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耳裏聞聲鼻裏出氣忽若四大海水在汝頭上毒虵穿你眼睛蝦蟆入你鼻孔又作麽生上堂文殊普賢談理事臨濟德山行棒喝東禪一覺到天明偏愛風從涼處發㖞上堂善

鬬者不顧其首善戰者必獲其功其功既獲坐致太平太平既致高枕無憂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風以時而雨以時漁父歌而樵人舞雖然如是堯舜之君猶有化在爭似乾坤收不得堯舜不知名渾家不管興亡事偏愛和雲占洞庭上堂閑却口時時說截却舌無間歇無間歇最奇絕最奇絕眼中屑既是奇絕為甚麼却成眼中屑了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亦須呵上堂祖佛頂顙上有潑天大

路未透生死關如何敢進步不進步大千沒遮護一句
絕言詮那吒擎鐵柱開堂拈香罷就座南堂和尚白槌
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隨聲便喝曰此是第幾
義久參先德已辨來端後學有疑不妨請問僧問阿難
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喚阿難阿難應
諾未審此意如何師曰切忌動著曰秖如迦葉道倒却
門前刹竿著又作麼生師曰石牛黃古路曰秖如和尚
於佛日處還有這箇消息也無師曰無這箇消息曰爭

奈定光金地遥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師曰莫將庭除栢輕比路傍蒿僧禮拜師乃曰定光金地遥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已是白雲千萬里那堪於此未知休設或於此便休去一場狼籍不少還有檢點得出者麽如無山僧今日失利僧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麽師曰速禮三拜問不施寸刃請師相見師曰逢强即弱曰何得埋兵掉鬭師曰秖為闍黎寸刃不施曰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敗將

不斬問古佛堂前甚麽人先到師曰無眼村翁曰未審如何趣向師曰榔栗横擔

建寧府開善道謙禪師本郡人初之京師依圓悟無所省發後隨妙喜庵居泉南及喜領徑山師亦侍行未幾令師往長沙通紫巖居士張公書師自謂我參禪二十年無入頭處更作此行決定荒廢意欲無行友人宗元者叱曰不可在路便參禪不得也去吾與汝俱往師不得已而行在路泣語元曰我一生參禪殊無得力處今

又途路奔波如何得相應去元告之曰你但將諸方參得底悟得底圓悟妙喜為你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替底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須自家支當師曰五件者何事願聞其要元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尿馱箇死屍路上行師於言下領旨不覺手舞足蹈元曰你此回方可通書宜前進吾先歸矣元即回徑山師半載方返妙喜一見而喜曰建州子你這回別也住後上堂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如何是密付底心良

久云八月秋何處熱上堂壁立千仞三世諸佛措足無門是則是太殺不近人情放一線道十方刹海放光動地是則是爭奈和泥合水須知通一線道處壁立千仞壁立千仞處通一線道橫拈倒用正按傍提電激雷奔崖頹石裂是則是猶落化門到這裏壁立千仞也沒交涉通一線道也沒交涉不近人情和泥合水總沒交涉只這沒交涉也則沒交涉是則是又無佛法道理若也出得這四路頭管取乾坤獨步且獨步一句作麽生道

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上堂去年也有箇六月十五今年也有箇六月十五去年六月十五少却今年六月十五今年六月十五多却去年六月十五多處不用減少處不用添既不用添又不用減則多處多用少處少用乃喝一喝曰是多是少良久曰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上堂洞山麻三斤將去無星秤子上定過每一斤恰有一十六兩二百錢重更不少一毫正與趙州殿裏底一般秪不合被大愚鋸解秤鎚却教人理

會不得如今若要理會得但問取雲門乾屎橛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撞倒燈籠打破露柱佛殿奔忙僧堂回顧子細看來是甚家具咄秖堪打老鼠上堂諸人從僧堂裏恁麼上來少間從法堂頭恁麼下去並不曾差了一步因甚麼却不會良久曰秖為分明極飜令所得遲

慶元府育王佛照德光禪師臨江軍彭氏子志學之年依本郡東山光化寺吉禪師落髪一日入室吉問不是

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麽師罔措遂致疑通夕不寐次日詣方丈請益昨日蒙和尚垂問既不是心又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是甚麽望和尚慈悲指示吉震威一喝曰這沙彌更要我與你下注脚在拈棒劈脊打出師於是有省後謁月庵杲應庵華百丈震終不自肯適大慧領育王四海英材鱗集師亦與焉大慧室中問師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師擬對慧便棒師豁然大悟從前所得瓦解冰消初住台之

光孝僧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中峯頂上塔心尖上堂臨濟三遭痛棒大愚言下知歸興化於大覺棒頭明得黄檗意旨若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若不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衆中商量盡道赤心片片恩大難酧總是識情卜度未出陰界且如臨濟悟去是得黄檗力是得大愚力若也見得許你頂門眼正肘後符靈其或未然鴻福更為諸人通箇消息丈夫氣宇衝牛斗一踏鴻門兩扇開上堂七手八脚三頭兩面耳聽不聞眼覷不

見苦樂逆順打成一片且道是甚麽路逢死虵莫打殺
無底籃子盛將歸上堂聞聲悟道落二落三見色明心
錯七錯八生機一路猶在半途且道透金剛圈吞栗棘
蓬底是甚麽人披蓑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師
住靈隱日孝宗皇帝嘗詔問道留宿内觀堂奏對機緣
備于本録後示寂塔全身於鄮峯東庵
常州華藏遯庵宗演禪師福州鄭氏子上堂拈起拄杖
曰識得這箇一生參學事畢古人恁麽道華藏則不然

識得這箇更須買草鞋行脚何也到江呉地盡隔岸越山多臘旦上堂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世間出世間無剩亦無少遂出手曰華藏不惜性命為諸人出手去也劈面三拳攔腮一掌靈利衲僧自知痛痒且轉身一句作麽生道巡堂喫茶去上堂舉南泉和尚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和尚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師云南泉趙州也是徐六擔板秖見一邊華藏也無活計可作亦無家宅可破逢人突出老拳要伊直下便到

且道到後如何三十六峯覷不足却來平地倒騎驢

慶元府天童無用淨全禪師越州翁氏子上堂學佛止言真不立參禪多與道相違忘機忘境急回首無地無錐轉步歸佛不是心亦非覿體承當絶所依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上堂良久召衆曰還知麽復曰敗缺不少上堂舉長沙示衆曰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大慧先師道要見長沙麽更進一步保寧則不然要見長

沙麼更退一步畢竟如何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是眼更須參師到靈隱請上堂靈山正派達者猶迷明來暗來誰當辨的雙收雙放孰辨端倪直饒千聖出來也秖結舌有分何故人歸大國方為貴水到瀟湘始是清復曰適來松源和尚舉竹篦話令天童納敗缺諸人要知麼聽取一頌黑漆竹篦握起迅雷不及掩耳德山臨濟茫然懵底如何揷嘴大慧嘗舉靈雲悟桃華問師師曰靈雲一見兩眉横引得漁翁良計生白浪起時拋一釣

任教魚鼈競頭爭師自贊曰匙挑不上箇村夫文墨胷
中一點無曽把虗空揣出骨惡聲羸得滿江湖後示寂
塔于本山
大溈法寶禪師福州人也上堂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
竹篦則背直須師子咬人莫學韓獹逐塊阿呵呵會不
會金剛脚下鐵崑崙捉得明州憨布袋上堂千般言萬
種喻秖要教君早回去夜來一片黒雲生莫教錯却山
前路咄

福州玉泉曇懿禪師久依圓悟自謂不疑紹興初出住興化祥雲法席頗盛大慧入閩知其所見未諦致書令來師遲遲慧小參且痛斥仍榜告四衆師不得已破夏謁之慧鞠其所證既而曰汝恁麽見解敢嗣圓悟老人邪師退院親之一日入室慧問我要箇不會禪底做國師師曰我做得國師去也慧喝出居無何語之曰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師乃頓明後住玉泉為慧拈香繼省慧於小溪慧陞座舉雲門一日

拈拄杖示衆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見拄杖子但喚作拄杖子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著慧曰我不似雲門老人將虛空剜窟籠驀拈拄杖曰拄杖子不屬有不屬無不屬幻不屬空卓一下曰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這裏各隨根性悉得受用唯於衲僧分上為害為冤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進一步則被拄杖子迷却路頭退一步則被拄杖子穿却鼻孔即今莫有不甘底麽試出來與

拄杖子相見如無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正恁麽時合作麽生下座煩玉泉為衆拈出師登座敘

謝畢遂舉前話曰適來堂頭和尚恁麽批判大似困魚

止濼病鳥棲蘆若是玉泉則不然拈拄杖曰拄杖子能

有能無能幻能空凡夫二乘緣覺菩薩卓一下曰向這

裏百雜碎唯於衲僧分上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要行便

行要坐便坐進一步則乾坤震動退一步則草偃風行

且道不進不退一句作麽生道良久曰閑持經卷倚松

立笑問客從何處來

饒州薦福悟本禪師江州人也自江西雲門參侍妙喜至泉南小谿于時英俊畢集受印可者多矣師私謂其儕曰且欲發去妙喜知而語之曰汝但專意參究如有所得不待開口吾已識也既而有聞師入室者故謂師曰本侍者參禪許多年逐日只道得箇不會師詬之曰這小鬼你未生時我已三度霍山廟裏退牙了好教你知由是益銳志以狗子無佛性話舉無字而提撕一夕

將三皷倚殿柱昏寐間不覺無字出口吻忽爾頓悟後三日妙喜歸自郡城師趨丈室足纔越閫未及吐詞妙喜曰本鬍子這回方是徹頭也住後上堂高揖釋迦不拜彌勒者與三十拄杖何故為他秖會步步登高不會從空放下東家牽犂西家拽耙者與三十拄杖何故為他秖會從空放下不會步步登高山僧恁麽道還有過也無衆中莫有點檢得出者麽若點檢得出須彌南畔把手共行若點檢不出布袋裏老鵶雖活如死上堂釋

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薩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睬聽而雨華大衆這一隊不唧嚁漢無端將祖父田園私地結契各據四至界分方圓長短一時花擘了也致令後代兒孫千載之下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卓錐之地博山當時若見十字路頭掘箇無底深坑喚來一時埋却免見遞相鈍置何謂如此不見道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上堂乾闥婆王曾奏樂山河大地皆作舞爭如跛脚老雲門解道臘月二十五博山今日有

條拳條無條拳例也要應箇時節驀拈拄杖橫按膝上作撫琴勢云還有聞絃賞音者麽良久云直饒便作鳳凰鳴畢竟有誰知指法卓一下下座

慶元府育王大圓遵璞禪師福州人幼同玉泉懿問道圓悟數載後還里佐懿於莆中祥雲紹興甲寅大慧居洋嶼師往訊之入室次慧問三聖興化出不出為人不為人話你道這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於慧膝上打一拳慧曰秖你這一拳為三聖出氣為興化出氣

速道速道師擬議慧便打復謂曰你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後因慧室中問僧曰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峯見僧入門便道是甚麼睦州見僧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你道這四箇老漢還有為人處也無僧曰有慧曰劄僧擬議慧便喝師聞遽領微旨大慧欣然許之

温州鴈山能仁枯木祖元禪師七閩林氏子初謁雪峯預次依佛心才皆已機契及依大慧於雲門庵夜坐次

睹僧剔燈始徹證有偈曰剔起燈來是火歷劫無明照破歸堂撞見聖僧幾乎當面蹉過不蹉過是甚麽十五年前奇特依前秖是這箇慧以偈贈之曰萬仞崖頭解放身起來依舊却惺惺饑飡渴飲渾無事那論昔人非昔人紹興乙巳春出住能仁上堂有佛處不得住踏著秤鎚硬似鐵無佛處急走過脚下草深三尺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北斗挂須彌恁麽則不去也棒頭挑日月摘楊華摘楊華眼裏瞳人著繡鞋卓拄杖下座上堂

鴈山枯木實頭禪不在尖新語句邊背手忽然摸得著長鯨吞月浪滔天

真州靈巖東庵了性禪師上堂勘破了也放過一著是衲僧破草鞋現修羅相作女人拜是野狐精魅打箇圓相虛空裏下一點是小兒伎倆攔腮贈掌拂袖便行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直饒向黒豆未生已前一時坐斷未有喫靈巖拄杖分敢問大衆且道為人節文在甚麼處還相委悉麽自從春色來嵩少三十六峯青至今

上堂一葦江頭楊柳春波心不見昔時人雪庭要識安心士鼻孔依然搭上脣竪起拂子曰祖師來也還見麽若也見得即令薦取其或未然此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僧問人天交接如何開示師曰金剛手裏八稜棒曰忽被學人橫穿凡聖擊透玄關時又作麽生師曰海門橫鐵柱問如何是獨露身師曰牡丹華下睡猫兒

建康府蔣山一庵善直禪師德安雲夢人初參妙喜於回鴈峯下一日喜問之曰上座甚處人師曰安州人喜

曰我聞你安州人會厮撲是否師便作相撲勢喜曰湖南人喫魚因甚湖北人著鯁師打筋斗而出喜曰誰知冷灰裏有粒豆爆出住保寧上堂諸佛不曾出世人人鼻孔遼天祖師不曾西來箇箇壁立千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理合如斯坐斷千聖路頭獨步大千沙界不爲分外若向諸佛出世處會得祖師西來處承當自救不了一生受屈莫有大丈夫承當大丈夫事者麼出來與保寧爭交其或未然不如拽破好便下座一日留守陳

丞相俊卿會諸山茶話次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公案令諸山批判皆以奇語取奉師最後曰張打油李打油不打渾身只打頭陳大喜

剱州萬壽自護禪師上堂古者道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萬壽即不然若人識得心未是究竟處且那裏是究竟處拈拄杖卓一下曰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

潭州大溈了庵景暈禪師上堂雲門一曲臘月二十五瑞雪飄空積滿江山嶋峻嶺寒梅華正吐手把須彌槌

笑打虗空皷驚起憍梵鉢提冷汗透身如雨忿怒阿脩羅王握拳當胷問云畢竟是何宗旨咄少室峯前亦曾

𣢾舉

臨安府靈隱誰庵了演禪師上堂面門拶破天地懸殊打透牢關白雲萬里饒伊兩頭坐斷別有轉身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喝一喝下座

泰州光孝寺致遠禪師上堂舉女子出定話乃曰從來打皷弄琵琶須是相逢兩會家佩玉鳴鸞歌舞罷門前

依舊夕陽斜

福州雪峯崇聖普慈藴聞禪師洪州沈氏子示衆云旃檀叢林旃檀圍繞師子叢林師子圍繞虎狼叢林虎狼圍繞荆棘叢林荆棘圍繞大衆四種叢林合向那一種叢林安居好若也明得九十日内管取箇箇成佛作祖其或未然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

處州連雲道能禪師漢州人姓何氏僧問鏡清六刮意旨如何師曰穿却你鼻孔曰學人有鼻孔即穿無鼻孔

又穿箇甚麽師曰抱贓叫屈曰如何是就毛刮塵師曰筠袁虔吉頭上托筆曰如何是就皮刮毛師曰石城虔化說話廝罵曰如何是就肉刮皮師曰嘉眉果閬懷裏有狀曰如何是就骨刮肉師曰漳泉福建頭匾如扇曰如何是就髓刮骨師曰洋瀾左蠡無風浪起曰髓又如何刮師曰十八十九癡人夜走曰六刮已蒙師指示一言直截意如何師曰結舌有分

臨安府靈隱最庵道印禪師漢州人上堂大雄山下虎

南山鼈鼻虵等閑撞著抱賞歸家若也不惜好手便與拔出重牙有麽有麽上堂五五二十五擊碎虛空鼓大地不容針十方無寸土春生夏長復何云甜者甜兮苦者苦中秋上堂舉馬大師與西堂百丈南泉翫月公案師云馬大師垂絲千尺意在深潭西堂振鬣百丈擺尾雖則衝波激浪未免上他鉤線南泉自謂躍過禹門誰知依前落在巨網即今莫有絶羅籠出窠臼底麽也好出來露箇消息貴知華藏門下不致寂寥其或未然此

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建寧府竹原宗元庵主本郡連氏子久依大慧分座西禪丞相張公浚帥三山以數院迎之不就歸舊里結茆號衆妙園宿衲士夫交請開法示衆曰若究此事如失却鑰匙相似秪管尋來尋去忽然撞著噁在這裏開箇鏁了便見自家庫藏一切受用無不具足不假他求別有甚麼事示衆曰諸方為人抽釘拔楔解黏去縛我這裏為人添釘著楔加繩加縛了送向深潭裏待他自去

理會示衆曰主法之人氣吞宇宙為大法王若是釋迦老子達磨大師出來也教伊乂手向我背後立地直得寒毛卓竪亦未為分外一日舉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乃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垂語云這一些子恰如撞著殺人漢相似你若不殺了他他便殺了你近禮侍者三山人久侍大慧嘗默究竹篦話無所入一日入室罷求指示慧曰你是福州人我說箇喻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殻一時剝了以

手送在你口裏秪是你不解吞師不覺失笑曰和尚吞却即禍事慧後問師曰前日吞了底荔枝秪是你不知滋味師曰若知滋味轉見禍事

温州淨居尼妙道禪師延平尚書黃公裳之女開堂日乃曰問話且止直饒有傾湫之辯倒嶽之機衲僧門下一點用不著且佛未出世時一事全無我祖西來便有許多建立列刹相望星分派列以至今日累及兒孫遂使山僧於人天大衆前無風起浪向第二義門通箇消

息語默該不盡底彌亙大方言詮說不及處徧周沙界通身是眼覿面當機電卷星馳如何湊泊有時一喝生殺全威有時一喝佛祖莫辨有時一喝八面受敵有時一喝自救不了且道那一喝是生殺全威那一喝是佛祖莫辨那一喝是八面受敵那一喝是自救不了若向這裏薦得堪報不報之恩脫或未然山僧無夢說夢去也拈起拂子曰還見麽若見被見刺所障擊禪牀曰還聞麽若聞被聲塵所惑直饒離見絶聞正是二乘小果

跳出一步蓋色騎聲全放全收主賓互換所以道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敢問諸人即今是甚麼時節蕩蕩仁風扶聖化熙熙和氣助昇平擲拂子下座尼問如何是佛師曰非佛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骨底骨董問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時如何師曰未屙已前墮坑落塹

平江府資壽尼無著妙總禪師丞相蘇公頌之孫女也年三十許厭世浮休脫去緣飾咨參諸老已入正信作

夏徑山大慧陞堂舉藥山初叅石頭後見馬祖因緣師聞豁然省悟慧下座不動居士馮公檝隨至方丈曰某理會得和尚適來所舉公案慧曰居士如何曰恁麽也不得囌嚧娑婆訶不恁麽也不得唦哩娑婆訶恁麽不恁麽總不得囌嚧唦哩娑婆訶慧舉似師師曰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曰却是莊子註郭象慧見其語異復舉巖頭婆子話問之師答偈曰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宮商雲山海月都抛却贏得莊周蝶夢長慧休去

馮公疑其所悟不根後過無錫招至舟中問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秖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棄水中大慧老師言道人理會得且如何會師曰已上供通並是諸實馮公大驚慧挂牌次師入室慧問古人不出方丈為甚麼却去莊上喫油餈師曰和尚放妙總過妙總方敢通箇消息慧曰我放你過你試道看師曰妙總亦放和尚過慧曰爭奈油餈何師喝一喝而出於是聲聞四方隆興改元舍人張公孝祥來守是郡以資壽挽開法入

院上堂宗乘一唱三藏絶詮祖令當行十方坐斷二乘聞之怖走十地到此猶疑若是俊流未言而諭設使用移星換斗底手段施攙旗奪鼓底機關猶是空拳豈有實義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靈山付囑俯狥時機演唱三乘各隨根器始於鹿野苑轉四諦法輪度百千萬衆山僧今日與此界地方乃佛乃祖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現前四衆各轉大法輪交光相羅如寶絲網若一草一木不轉法輪則不得名為轉大法輪

所以道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周徧法界一爲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步遊彌勒樓閣不返聞入觀音普門情與無情性相平等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於此倜儻分明皇恩佛恩一時報足且道如何是報恩一句天高羣象正海濶百川朝上堂舉雲門示衆云十五日已前則不問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自代云日日是好日師曰日日是好日佛法世法

盡周畢不須特地覓幽玄秖管鉢盂兩度濕上堂黄面老人横說竪說權說實說法說喻說建法幢立宗旨與後人作榜樣為甚麽却道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點檢將來大似抱贓叫屈山僧今日人事忙冗且放過一著便下座尼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野華開滿路徧地是清香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處處緑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

長安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雪覆蘆華舟横斷岸

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便打

侍郎無垢居士張九成未第時因客談楊文公呂微仲

諸名儒所造精妙皆由禪學而至也於是心慕之聞寶

印楚明禪師道傳大通居淨慈即之請問入道之要明

曰此事唯念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到來自然證入復

舉趙州栢樹子話令時時提撕公久之無省辭謁善權

清禪師公問此事人人有分箇箇圓成是否清曰然公

曰為甚麽某無箇入處清於袖中出數珠示之曰此是誰底公俛仰無對清復袖之曰是汝底則拈取去纔涉思惟即不是汝底公悚然未幾留蘇氏館一夕如厠以栢樹子話究之聞蛙鳴釋然契入有偈曰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麽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屆明謁法印一禪師機語頗契適私忌就明靜庵供雲水主僧惟尚禪師纔見乃展手公便喝尚批公頰公趨前尚曰張學録何得謗大般若公曰某見處秖如此

和尚又作麽生尚舉馬祖陞堂百丈卷席話詰之叙語未終公推倒卓子尚大呼張學録殺人公躍起問傍僧曰汝又作麽生僧罔措公毆之顧尚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尚大笑公獻偈曰卷席因緣也大奇諸方聞舉盡攢眉臺盤趯倒人星散直漢從來不受欺尚答曰從來高價不饒伊百戰場中奮兩眉奪角衝關居會也叢林誰敢更相欺紹興癸丑魁多士復謁尚於東庵尚曰浮山圓鑑云饒你入得汾陽室始到浮山門亦未見老僧

在公作歷生公叱侍僧曰何不祗對僧罔措公打僧一掌曰蝦蟆窟裏果沒蛟龍丁巳秋大慧禪師董徑山學者仰如星斗公閱其語要歎曰是知宗門有人持以語尚恨未一見及為禮部侍郎偶參政劉公請慧說法于天竺公三往不值暨慧報謁公見但寒暄而已慧亦默識之尋奉祠還里至徑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慧曰公秖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然慧大笑公曰師能開諭乎慧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禄山謀叛者

其人先為閬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劒擊其像首時閬守居陜西首忽墮地公聞頓領深肯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慧始許可後守邵陽丁父難過徑山飯僧秉鈞者意慧議及朝政遂竄慧於衡陽令公居家守服服除安置南安丙子春蒙恩北還道次新淦而慧適至與聯舟劇談宗要未嘗語往事于氏心傳録曰憲自嶺下侍舅氏歸新淦因會大慧舅氏令拜之憲曰素不拜僧舅氏

曰汝姑扣之憲知其嘗執卷遂舉子思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三句以問慧曰凡人既不知本命元辰下落處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於打頭一著不鑿破憲曰吾師能為聖賢鑿破否慧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憲得以告舅氏曰子拜何辭繼鎮永嘉丁丑秋丏祠枉道訪慧於育王越明年慧得旨復領徑山謁公於慶善院曰某每於夢中必誦

語孟何如慧舉圓覺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公曰非老師莫聞此論也其頌黃龍三關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諱不得我脚何似驢脚又被黐膠粘著䶑身直上兜率天已是遭他老鼠藥不出人人有箇生緣處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災直到四禪天這驢猶自在旁邊煞得工夫公設心六度不為子孫計因取華嚴善知識日供其二回食以飯緇流又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

杯悉變為乳書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法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妙術能感格試借意識為汝說我心與佛天無異一塵纔起大地隔儻或塵銷覺圓淨是故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佛即現我欲供天天亦現佛子若或生狐疑試問此乳何處來狐疑即塵塵即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為汝掃狐疑如湯沃雪火銷氷汝今徹有疑與惑鷂子便到新羅

國

參政李邴居士字漢老醉心祖道有年聞大慧排默照為邪禪疑怒相半及見慧示衆舉趙州庭栢垂語曰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衆既是打破趙州關為甚麽却特地尋言語良久曰當初祇道茆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公領悟謂慧曰無老師後語幾蹉過後以書咨決曰某近扣籌室承誨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釋所

疑欣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垂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無拘執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餘夙習舊障亦稍輕微臨行叮嚀之語不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礙更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無玷於法席矣又書曰某比蒙誨答備悉深㫖某自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即應不留胷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昧者前書

大法未明之語葢恐得少為足當擴而充之豈别求勝解耶淨勝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

寶學劉彦脩居士字子羽出知永嘉問道於大慧禪師慧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但恁麽看公後乃於栢樹子上發明有頌曰趙州栢樹太無端境上追尋也太難處處緑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

提刑吴偉明居士字元昭久參真歇了禪師得自受用三昧為極致後訪大慧於洋嶼庵隨衆入室慧舉狗子

無佛性話問之公擬答慧以竹篦便打公無對遂留咨叅一日慧謂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嚗地斷方敵得生死若秪呈伎倆有甚了期即辭去道次延平倏然契悟連書數頌寄慧皆室中所問者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具金鎖骨趙州親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慧即說偈證之曰通身一具金鎖骨堪與人天為軌則要識臨濟小厮兒便是當年白拈賊

門司黄彦節居士字節夫號妙德於大慧一喝下疑情

頻脫慧以衣付之嘗舉首山竹篦話至葉縣近前奪得拗折擲向堦下曰是甚麼山曰瞎公曰妙德到這裏百色無能但記得曾作蠟梅絶句曰擬嚼枝頭蠟鷲香却肖蘭前村深雪裏莫作嶺梅看

秦國夫人計氏法真自寡處屏去紛華常蔬食習有為法因大慧遣謙禪者致問其子魏公公留謙以祖道誘之真一日問謙曰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為人謙曰和尚秖教人看狗子無佛性及竹篦子話秖是不得下語不

得思量不得向舉起處會不得向開口處承當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秖恁麽教人看真遂諦信於是夜坐力究前話忽爾洞然無滯謙辭歸真親書入道緊略作數偈呈慧其後曰遂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

虎丘隆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應庵曇華禪師蘄州江氏子生而奇傑年十七於東禪去髮首依水南遂禪師染指法味因徧歷江

湖與諸老激揚無不契者至雲居禮圓悟禪師悟一見痛與提策及入蜀指見彰敎敎移虎丘師侍行未半載頓明大事去謁此庵分座連雲開法妙嚴後遷諸巨剎住歸宗曰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慧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正脉通其歸重如此上堂九年面壁壞却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以拄杖畫一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上堂德章

老瞎禿從來沒滋味拈得口失却鼻三更二點唱巴歌無端驚起梵王睡喝一喝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上堂臨濟在黄檗處三度喫棒底意旨你諸人還覰得透也未直饒一咬便斷也未是大丈夫漢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將甚麽喫飯上堂十五日已前水長船高十五日已後泥多佛大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衆生悉皆歡喜謂言打這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報恩不覺遍身踊

躍遂作詩一首舉似大衆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促來摘却兩邊翼恰似一枚大鐵釘上堂若作一句商量喫粥飯阿誰不會不作一句商量屎坑裏蟲子笑殺闍黎拈拄杖曰拄杖子罪犯彌天貶向二鐵圍山且道薦福還有過也無卓拄杖曰遲一刻上堂明不見暗暗不見明明暗雙忘無異流俗阿師野干鳴師子吼師子吼野干鳴三家村裏臭猢猻價增十倍驪龍頷下明月珠分文不直若作衲僧巴鼻甚處得來三

十年後換手搥胷未是苦在上堂飯籮邊漆桶裏相唾
饒你潑水相罵饒你接觜黄河三千年一度清蟠桃五
百年一次開華鶴勒那咬定牙關朱頂王呵呵大笑歸
宗五十年前有一則公案今日舉似諸人且道是甚麽
公案王節級失却帖上堂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從朝至
暮啾啾唧唧說黄道黑不知那裏是二時上堂喫粥喫
飯不覺嚼破舌頭血濺梵天四天之下霈然有餘玉皇
大帝發追東海龍王向金輪峯頂鞠勘頃刻之間追汝

諸人作證見也且各請依實供通切忌回避儻若不實
喪汝性命上堂趙州喫茶我也怕他若非債主便是冤
家倚牆靠壁成羣隊不知誰解辦龍虵上堂五百力士
揭石義萬仞崖頭撒手行十方世界一團鐵虛空背上
白毛生直饒拈却職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向報恩門
下正好喫棒何故半夜起來屈膝坐毛頭星現衲僧前
上堂三世諸佛眼裏無筋六代祖師皮下無血明果咬
定牙關踍跳也出他圈䙡不得何故南泉斬貓兒上堂

云叅禪人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看經講教是錯用心行住坐臥是錯用心喫粥喫飯是錯用心屙屎送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静一往一來是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説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上堂云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冶無人金沙混雜縱使無師自悟向天童門下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驀拈拄杖云喚作拄杖玉石不分不喚作拄杖金沙混雜其間一箇半箇善别端

由管取平步丹霄苟或未然卓拄杖云急著眼看僧問婆子問巖頭呈橈舞棹則不問且道婆手中兒子甚處得來巖頭和船舷三下意旨如何師曰燋磚打著連底凍曰當時若問和尚如何對他師曰一棒打殺曰這老和尚大似買帽相頭師曰你向甚處見巖頭曰劉師曰杜撰禪和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秖這一箇也不消得擲向水中又且如何師曰少賣弄曰巖頭當時不覺吐舌意作麽生師曰樂則同歡曰僧問雲門如何是

清淨法身雲門曰華藥欄此意如何師曰深沙努眼睛
問秖這是埋沒自己秖這不是孤負先聖去此二途和
泥合水處請師道師曰玉著撑虎口曰一言金石談來
重萬事鴻毛脫去輕師曰莫謾老僧好問人皆畏炎熱
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如何師曰倒
戈卸甲虎丘忌日拈香曰平生沒興撞著這無意智老
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隨分著衣喫
飯二十年來坐曲彔木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

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師於室中能鍛鍊耆艾故世稱大慧與師居處為二甘露門嘗誡徒曰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啻如蚖虵戀窟乎隆興改元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塔全身于本山

育王裕禪師法嗣

福州清涼坦禪師有僧舉大慧竹篦話請益師示以偈曰徑山有箇竹篦直下別無道理佛殿廚庫三門穿過衲僧眼耳其僧言下有省

臨安府淨慈水庵師一禪師婺州馬氏子十六披削首參雪峯慧照禪師照舉藏身無迹話問之師數日方明呈偈曰藏身無迹更無藏脫體無依便廝當古鏡不勞還自照淡煙和霧濕秋光照質之曰畢竟那裏是藏身無迹處師曰嗄照曰無蹤迹處因甚麼莫藏身師曰石虎吞却木羊兒照深肯之住後上堂舉圓悟師翁道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始徹頭水庵則不然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未徹頭若也欲窮千里目直須更

上一層樓上堂凍雲欲雪未雪普賢象駕崢嶸嶺梅半合半開少室風光漏泄便恁麽去猶是半提作麽生是全提底事無智人前莫説打你頭破額裂上堂舉法眼示衆曰盡十方世界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師竪起拂子曰還見麽穿過髑髏猶未覺法燈云盡十方世界自然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頭師曰夜來月色十分好今日秋山無限清上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古人恁麽説話大似預搔待痒若教渠踏著

衲僧關捩管取别有生涯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安吉州道場無庵法全禪師姑蘇陳氏子東齋川和尚為落髮師久依佛智每入室智以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師罔對一日聞僧舉五祖頌云趙州露刃劒忽大悟有偈曰皷吹轟轟祖半肩龍樓香噴益州船有時赤脚弄明月踏破五湖波底天住後上堂欲得現前莫存順逆卓拄杖云三祖大師變作馬面夜叉向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南贍部洲北鬱單越却來山僧手裏首身元來只

是一條黑漆拄杖還見麽直饒見得入地獄如箭射卓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汝等諸人箇箇頂天立地肩橫楖栗到處行脚勘驗諸方更來這裏覓箇甚麽纔輕輕抄著便言天台普請南嶽遊山我且問你還曾收得大食國裏寶刀麽卓拄杖曰切忌口銜羊角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天下無貧人曰見後如何師曰四海無富漢乾道己丑七月二十五日將入寂衆求偈師瞪目下視衆請益堅遂書無無二字棄筆而逝火後

設利五色塔于金斗峯

泉州延福寒巖慧升禪師建寧人也上堂喝一喝曰盡十方世界會十世古今都盧在裏許畐畐塞塞了也若乃放開一鍼鋒許則大海西流巨嶽倒卓黿鼉魚龍鰕蟹蚖蚓盡向平地上湧出波瀾游泳鼓舞然雖如是更須向百尺竿頭自進一步則步步蹈轉無盡藏輪方知道鼻孔搭在上脣眉毛不在眼下還相委悉麽復喝一喝曰切忌轉喉觸諱

大溈泰禪師法嗣

潭州慧通清旦禪師蓬州嚴氏子初出關至德山值泰上堂舉趙州曰臺山婆子已為汝勘破了也且道意在甚麽處良久曰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師聞釋然翌日入室山問前百丈不落因果因甚麽墮野狐後百丈不昧因果因甚麽脫野狐師曰好與一坑埋却住後上堂說佛說祖正如好肉剜瘡舉古舉今猶若殘羹餿飯一聞便悟已落第二頭一舉便行早是不著

便須知箇事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師子遊行不求伴侶壯士展臂不借他力佛祖拈掇不起衲僧顧見無門迷悟雙忘聖凡路絶且道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喝一喝莫妄想佛性和尚忌日上堂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相隨不相到樹頭驚起雙雙魚拈來一老一不老為憐松竹引清風其柰出門便是草因嗅檀郎識得渠大機大用都推倒燒香勘證見根源糞埽堆頭拾得寶叢林浩浩謾商量勸君莫謗先師好

澧州靈巖仲安禪師幼為比丘壯遊講肆後謁圓悟於蔣山時佛性為座元師扣之即領旨逮性住德山遣師至鍾阜通嗣書圓悟問曰千里馳來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師曰覿面相呈更無回互曰此是德山底那箇是上座底師曰豈有第二人曰背後底聻師投書悟笑曰作家禪客天然有在師曰付與蔣山次至僧堂前師捧書問訊首座座曰玄沙白紙此自何來師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覽座便喝師曰作

家首座座又喝師以書便打座擬議師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沈吟師以書復打一下曰接時圓悟與佛眼見悟曰打我首座死了也佛眼曰官馬厮踢有甚憑據師曰説甚官馬厮踢正是龍象蹴蹋悟喚師至曰我五百人首座你為甚麽打他曰和尚也須喫一頓始得悟顧佛眼吐舌眼曰未在却顧師問曰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意作麽生師鞠躬曰所供並是詣實眼笑曰元來是屋裏人又往見五祖自和

尚通法眷書祖曰書裏說箇甚麽師曰文彩已彰曰畢竟說箇甚麽師曰當陽揮寳劒曰近前來這裏不識幾箇字師曰莫詐敗祖顧侍者曰是那裏僧曰此上座向曾在和尚會下去祖曰怪得恁麽滑頭師曰被和尚鈍置來祖乃將書於香爐上熏曰南無三曼多沒陁南師近前彈指而已祖便開書回德山日佛果佛眼皆有偈送之未幾靈巖虎席衲子投牒乞師住持遂師法焉上堂叅禪不究淵源觸途盡為留礙所以守其靜黙澄寂

虛閒墮在毒海以弱勝强自是非他立人我量見處偏枯遂致優劣不分照不構用用不離寘此乃學處不玄盡為流俗到這裏須知有殺中透脫活處藏機佛不可知祖莫能測所以古人道有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有時先用後照你須是箇漢始得有時照用同時你又作麽生抵當有時照用不同時你又向甚麽處湊泊還知麽穿楊箭與驚人句不是臨時學得來

成都府正法灝禪師上堂舉永嘉到曹谿因緣乃曰要

識永嘉麽掀翻海嶽求知己要識祖師麽撥動乾坤建太平二老不知何處去卓拄杖曰宗風千古播嘉聲

成都府昭覺辯禪師上堂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隔江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要會麽欲得現前莫存順逆五湖煙浪有誰爭自是不歸歸便得

護國元禪師法嗣

台州國清簡堂行機禪師本郡人姓楊氏風姿挺異才壓儒林年二十五棄妻孥學出世法晚見此菴密有契

證出應菴山刀耕火種單丁者一十七年甞有偈云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華落歲窮拾得斷麻穿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每謂人曰某猶未穩在豈以住山樂吾事邪一日偶看斫樹倒地忽然大悟平昔礙膺之物泮然冰釋未幾有江州圓通之命乃曰吾道將行即欣然曳杖而去登座說法云圓通不開生藥鋪單單只賣死猫頭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上堂單明自己樂是苦因趣向宗乘地獄劫住五日一參三八普說

自揚家醜更若問理問事問心問性克由叵耐若是英靈漢窺藩不入據咢不嘗便於未有生佛已前轉得身却於今時大官路上捷行濶步終不向老鼠窟草窠裏頭出頭沒若也根性陋劣要去有滋味處咬嚼遇著義學阿師遞相錮鎝直饒說得雲興雨現也是蝦蟇化龍下梢依舊喫泥喫土堪作甚麽上堂仲秋八月旦庭戶入新涼不露風骨句愁人知夜長上堂無隔宿恩可祭臨濟禪有肯諸意難續楊岐派窮廝煎餓廝炒大海秪

將折箸攪你死我活猛火然鐺煑佛喋恁麽作用方可
撑門拄户更說聲和響順形直影端驢年也未夢見僧
問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為食峯云待汝出
網來即向汝道意旨如何師曰同途不同轍曰三聖道
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繁
又作麽生師曰前箭猶輕後箭深曰秖如雪竇道可惜
放過好與三十棒這棒一棒也較不得直是罕遇作家
意又作麽生師曰陣敗說兵書曰這棒是三聖合喫雪

峯合喫師以佛子擊禪牀曰這裏薦取示衆云衲僧拄杖子不用則已用則如鵁鳥落水魚鼈皆死正按傍提風颭颭地獨步大方殺活在我所以道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關若一人拔關千人萬人得到安樂田地還知麽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示衆觀色即空成大智故不住生死觀空即色成大悲故不證涅槃生死不住涅槃不證漢地不收秦地不管且道在甚麽處安身立命莫是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於色塵之內而

理不可分麽莫是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麽若恁麽
總是髑髏前敲磕須知過量人自有過量用且作麽生
是過量用北斗藏用雖有語出羣消息少人知
鎮江府焦山或庵師體禪師台州羅氏子上堂舉臨濟
示衆四喝公案乃召衆曰這箇公案天下老宿拈掇甚
多第恐皆未盡善焦山不免四稜著地與諸人分明注
解一徧如何是踞地師子咄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咄如
何是探竿影草咄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咄若也未

會拄杖子與焦山吐露看卓一下曰笑裏有刀又卓一下曰毒虵無眼又卓一下曰忍俊不禁又卓一下曰出門是路更有一機舉話長老也理會不得上堂年年浴佛在今朝目擊迦維路不遙果是當時曾示現宜乎惡水驀頭澆上堂熱月須搖扇寒來旋著衣若言空過日大似不知時上堂道生一無角鐵牛眠少室一生二祖父開田說大義二生三梁間紫燕語呢喃三生萬物男兒活計離窠窟多處添少處減大蟲怕喫生人膽有若

無實若虛爭掩驪龍明月珠是則是秖如焦山坐斷諸方舌頭一句作麼生道肚無偏僻病不怕冷油虀拍禪牀下座僧問如何是即心即佛師曰邛州出獰爭神曰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閩蜀同風曰如何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窮坑難滿問起滅不停時如何師曰謝供養問我有沒絃琴久居在曠野不是不會彈未遇知音者知音既遇未審如何品弄師曰鐘作鐘鳴皷作皷響曰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意旨如何師曰和身倒和

身擂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麽去又作麽生師曰淚出痛腸曰真金須是紅爐煆白玉還他妙手磨師曰添一點也難為室中常舉苕帚柄問學者曰依俙苕帚柄髣髴赤斑虵衆皆下語不契有僧請益師示以頌曰依俙苕帚柄髣髴赤斑虵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識爺淳熈己亥八月朔示微疾染翰別郡守曾公逮夜半書偈辭衆曰鐵樹開華雄雞生卵七十二年搖籃繩斷擲筆示寂

常州華藏湛堂智深禪師武林人也佛涅槃日上堂兜率降生雙林示滅掘地討天虗空釘橛四十九年播土揚塵三百餘會納盡敗缺盡力布網張羅未免噞鼊作鼈末後拘尸城畔槨示雙趺旁人冷眼看來大似弄巧成拙卓拄杖曰若無這箇道理千古之下誰把口說且道是甚麽道理癡人面前切忌漏洩

參政錢端禮居士字處和號松窻從此庵發明已事後於宗門旨趣一一極之淳熙丙申冬簡堂歸住平田遂

與往來丁酉秋徽恙修書名堂及國清瑞巖主僧有訣別之語堂與二禪詣榻次公起趺坐言笑移時即書曰浮世虗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歸終盡雖佛祖具大威德力亦不能免這一著子天下老和尚一切善知識還有跳得過者無蓋爲地水火風因緣和合暫時湊泊不可錯認爲已有大丈夫磊磊落落當用處把定立處皆真順風使帆上下水皆可因齋慶賛去留自在此是上來諸聖開大解脫一路涅槃門本來清淨空寂境界

無為之大道也今吾如是豈不快哉塵勞外縁一時掃盡荷諸山垂顧咸願證明伏惟珍重置筆顧簡堂曰某坐去好卧去好堂曰相公去便了理會甚坐與卧耶公笑曰法兄當為祖道自愛遂歛目而逝

靈隱遠禪師法嗣

慶元府東山全庵齊己禪師邛州謝氏子上堂舉修山主偈曰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名大衆曰薦得是移華兼蝶至薦得非擔泉帶月

歸是也好鄭州梨勝青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萊𡸁
是亦沒交涉踏著秤錘硬似鐵非亦沒交涉金剛寶劒
當頭截阿呵呵會也麽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
非多蓮社會道友請上堂漸漸雞皮鶴髮父少而子老
看看行步𨂂蹱𧻓殺木上座直饒金玉滿堂照顧白拈
賊豈免衰殘老病正好著精彩任汝千般快樂渠儂合
自由無常終是到來歸堂喫茶去唯有徑路修行依舊
打之遶但念阿彌陀佛念得不濟事復曰噁這條活路

已被善導和尚直截指出了也是你諸人朝夕在徑路中往來因甚麽當面蹉過阿彌陀佛這裏薦得便可除迷倒障拔猶豫箭截疑惑網斷癡愛河伐心稠林浣心垢濁正心諂曲絶心生死然後轉入那邊擡起脚向佛祖履踐不到處進一步開却口向佛祖言詮不到處説一句喚回善導和尚别求徑路修行其或凖前捨父逃走流落他鄉撞東磕西苦哉阿彌陀佛

撫州疎山歸雲如本禪師台城人也上堂久雨不晴戊

在丙丁通身泥水露出眼睛且道是甚麼眼睛卓拄杖

曰林間泥滑滑時叫兩三聲

覺阿上人日本國滕氏子也十四得度受具習大小乘

有聲二十九屬商者自中都回言禪宗之盛阿奮然拉

法弟金慶航海而來袖香拜靈隱佛海禪師海問其來

阿輒書而對復書曰我國無禪宗唯講五宗經論國主

無姓氏號金輪王以嘉應改元捨位出家名行真年四

十四王子七歲令受位今已五載度僧無進納而講義

高者賜之某等仰服聖朝遠公禪師之名特請丈室禮拜願傳心印以度迷津且如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别離相離言假言顯之禪師如何開示海曰衆生虚妄見見佛見世界阿書曰無明因何而有海便打阿即命海陞座決疑明年秋辭遊金陵抵長蘆江岸聞皷聲忽大悟始知佛海垂手旨趣旋靈隱述五偈敘所見辭海東歸偈曰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知見脱蹄筌諸方參徧草鞋破水在澄潭月在天其一掃盡葛藤與知見信手拈

來全體現腦後圓光徹太虛千機萬機一時轉其二妙處
如何說向人倒地便起自分明驀然踏著故田地倒裏
樸頭孤路行其三求真滅妄元非妙即妄明真都是錯堪
笑靈山老古錐當陽抛下破木杓其四竪拳下喝少賣弄
說是說非入泥水截斷千差休指注一聲歸笛囉囉哩其五
海稱善書偈贈行歸本國住叡山寺洎通嗣法書海
已入寂矣
內翰曾開居士字天游久叅圓悟暨徃來大慧之門有

日矣紹興辛未佛海補三衢光孝公與超然居士趙公訪之問曰如何是善知識海曰燈籠露柱貓兒狗子公曰為甚麽讚即歡喜毀即煩惱海曰侍郎曾見善知識否公曰某三十年參問何言不見海曰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公擬議海震聲便喝公擬對海曰開口底不是公囦然海名曰侍郎向甚麽處去也公猛省遂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海曰也秖得一橛

知府葛郯居士字謙問號信齋少擢上第玩意禪悅首謁無庵全禪師求指南庵令究即心即佛久無所契請曰師有何方便使某得入庵曰居士太無厭生已而佛海來居劒池公因從遊乃舉無庵所示之語請為衆普說海發揮之曰即心即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留旬日而後返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豁然頓明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

毛窟無庵肯之即遣書頌呈佛海海報曰此事非紙筆可既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矣遂復至虎丘海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在公加禮不已海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公乃痛領嘗問諸禪曰夫婦二人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即是或庵體禪師著語曰小出大遇淳熙六年守臨川八年感疾一夕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名僚屬示

之曰生之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

華藏民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別峯寳印禪師嘉州李氏子自幼通六經而厭俗務乃從德山清素得度具戒後聽華嚴起信既盡其說棄依密印於中峯一日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叱曰是誰起滅師啓悟即首肯會圓悟歸昭覺印遣師往省因隨衆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

人師竪拳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作麽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後至徑山謁大慧慧問甚處來師曰西川慧曰未出劒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慧忻然掃室延之慧南遷師乃西還連主數刹後再出峽住保寧金山雪竇徑山開堂陞座曰世尊初成正覺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憍陳如比丘最初悟道後來真淨禪師初住洞山拈云今日新豐洞裏秖轉箇拄杖子遂拈拄杖著左邊云

還有最初悟道者麽若無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
行處行遂喝一喝下座若是印上座則不然今日向鳳
凰山裏初無工夫轉四諦法輪亦無氣力轉拄杖子秖
教諸人行須緩步語要低聲何故欲得不招無間業莫
謗如來正法輪上堂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
收百千萬億句秖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秖恁麽
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
不是祖是佛不是取捨未忘若道佛祖一時是佛祖一

時不是顢頇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麽生道大蟲裹紙帽好笑又驚人復舉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云銅沙鑼裏滿盛油師曰大小巖頭打失鼻孔忽有人問保寧浩浩塵中如何辨主秖對他道天寒不及卸帽上堂六月初一燒空赤日十字街頭雪深一尺掃除不暇曰避不及凍得東村廖胡子半夜著靴水上立上堂將心除妄妄難除即妄明心道轉迂桶底趯穿無忌諱等閒一步一芙蕖師至徑山彌浹孝宗皇帝召對選

德殿稱旨入對日賜肩輿於東華門內十年二月上注
圓覺經遣使馳賜命作序師年邁益厭住持十五年冬
奏乞庵居得請紹熙元年十一月往見交承智策禪師
與之言别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歸索紙書十二月
初七夜鷄鳴時九字如期而化奉蛻質返寺之法堂留
七日顏色明潤髪長頂温越七日葬于庵之西岡謚慈
辯禪師塔曰智光

昭覺元禪師法嗣

鳳棲慧觀禪師上堂前村落葉盡深院桂華殘此夜初冬節從玆特地寒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喝一喝恁麽說話成人者少敗人者多

文殊道禪師法嗣

潭州楚安慧方禪師本郡許氏子叅道禪師於大別未幾改寺為神霄宮附商舟過湘南舟中聞岸人操鄉音厲聲云叫那由是有省即說偈曰沔水江心喚一聲此

時方得契平生多年相别重相見千聖同歸一路行住
後上堂臨老方稱住持全無些子玄機開口十字九乖
問東便乃答西如斯出世討甚玄微有時拈三放兩有
時就令而施雖然如是同道方知且道知底事作麽生
直須打齆鼻孔始得上堂達磨祖師在脚底踏不著兮
提不起子細當頭放下看病在當時誰手裏張公會看
脉李公會使藥兩箇競頭醫一時用不著藥不相投錯
錯喫茶去

常德府文殊思業禪師世為屠宰一日戮豬次忽洞徹心源即棄業為比丘述偈曰昨日夜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义不隔一條線往見文殊殊曰你正殺豬時見箇甚麼便乃剃頭行脚師遂作鼓刀勢殊喝曰這屠兒參堂去師便下參堂住文殊日上堂舉趙州勘婆話乃曰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漢瞞我不得

何山珣禪師法嗣

婺州義烏稠巖了贇禪師上堂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

乃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青山藏古鏡赤脚波斯入大唐八臂那吒行正令咄

待制潘良貴居士字義榮年四十回心祖闈所至挂鉢隨衆叅扣後依佛燈久之不契因訴曰某秪欲死去時如何燈曰好箇封皮且留著使用而今不了不當後去忽被他换却封皮卒無整理處公又以南泉斬猫兒話問曰某看此甚久終未透徹告和尚慈悲燈曰你秪管理會别人家猫兒不知走却自家狗子公於言下如醉

醒燈復曰不易公進此一步更須知有向上事始得如今士大夫說禪說道秖依著義理便快活大率似將錢買油餈喫了便不餓其餘便道是瞞他亦可笑也公唯唯

泐潭明禪師法嗣

漢州無為隨庵守緣禪師本郡人姓史氏年十三病目去依棲禪慧目能禪師圓具出峽至寶峯值峯上堂舉永嘉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師聞釋然

領悟住後上堂曰以一統萬一月普現一切水會萬歸一一切水月一月攝展則彌綸法界收來毫髮不存雖然收展殊途此事本無異致但能於根本上著得一隻眼去方見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從此中示現三藏十二部一切脩多羅盡從此中流出天地日月萬象森羅盡從此中建立三界九地七趣四生盡從此中出沒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乃至世間工巧諸伎藝盡現行此事所以世尊拈華迦葉便乃微笑達磨面壁二祖於是安

心桃華盛開靈雲疑情盡淨擊竹作響香嚴頓忘所知以至盤山於肉案頭悟道彌勒向魚市裏接人誠謂造次顛沛必於是經行坐臥在其中既有如是奇特更有如是光輝既有如是廣大又有如是周徧你輩諸人因甚麽却有迷有悟要知麽幸無偏照處剛有不明時

龍翔珪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頑菴德昇禪師漢州何氏子二十得度習講久之棄謁文殊道禪師問佛法省要殊示偈曰契丹

打破波斯寨奪得寶珠村裏賣十字街頭窮乞兒腰間掛箇風流袋師擬對殊曰莫錯師退叅三年方得旨趣往見佛性機不投入閩至皷山禮覲便問國師不跨石門句意旨如何竹庵應聲喝曰閑言語師即領悟住後僧問應真不借三界高超即不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曰擡頭須掩耳側掌便飜身師曰無位真人在甚麼處曰老大宗師話頭也不識師曰放你三十棒

通州狼山蘿庵慧温禪師福州人姓鄭氏徧叅諸老晚依竹庵於東林未幾庵謝事復謁高庵悟南華昺草堂清皆蒙賞識會竹庵徙閩之乾元師歸省次庵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不用停囚長智道將一句來師乃釋然述偈曰拶出通身是口何妨罵雨訶風昨夜前村猛虎咬殺南山大蟲庵首肯住後上堂釋迦老子四十九年坐籌帷幄彌勒大士九十一刼帶水拖泥凡情聖量不能剗除理照覺知猶存露布佛意祖意如將魚目作明

珠大乘小乘似認橘皮為猛火諸人須是豁開胷襟寶藏運出自已家珍向十字街頭普施貧乏之衆中忽有箇靈利漢出來道美食不中飽人喫山僧只向他道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

雲居悟禪師法嗣

婺州雙林徳用禪師本郡戴氏子上堂拈槌竪拂祖師門下將黄葉以止啼說妙談玄衲僧面前望梅林而止渴除山令日去却之乎者也更不指東畫西向三世諸

佛命脈中六代祖師骨髓裏盡情傾倒為諸人說破良久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台州萬年無著道閑禪師本郡洪氏子上堂全機敵勝猶在半途啐啄同時白雲萬里纔生朕兆已落二三不露鋒鋩成何道理且道從上來事合作麽生誣人之罪以罪加之上堂舉乾峯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峯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師曰相見不須瞋君窮

我亦貧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福州中際善能禪師嚴陵人往來龍門雲居有年未有所證一日普請擇菜次高庵忽以猫兒擲師懷中師擬議庵攔胷踏倒於是大事洞明上堂萬古長空一朝風月不可以一朝風月昧却萬古長空不可以萬古長空不明一朝風月且如何是一朝風月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會與不會切忌承當

南康軍雲居普雲自圓禪師綿州雍氏子年十九試經

得度留教苑五祀出關南下歴扣諸大尊宿始詣龍門一日於廊廡間覩歴忽然有省夜白高庵庵舉法眼偈曰頭戴貂鼠帽腰懸羊角錐語不令人會須得人譯之復筴火示之曰我為汝譯了也於是大法明了呈偈曰外國言音不可窮起雲亭下一時通口門廣大無邊際吞盡楊岐栗棘蓬庵遣師依佛眼眼謂曰吾道東矣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曰南北東西萬萬千乾坤上下兩無邊相逢相見呵呵

笑屈指撞頭月半天

烏巨行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退庵休禪師上堂風動邪幡動邪風鳴邪鈴鳴邪非風鈴鳴非風幡動此土與西天一隊黑漆桶誑謼世間人看看滅其種山僧不柰何趂後也打閧𤓰子曲𢐄𢐄冬瓜直儱侗上堂結夏時左眼半斤解夏時右眼八兩謾云九十日安居贏得一肚皮妄想直饒七穴八穿未免山僧拄杖雖然如是千鈞之弩不為鼷鼠而

發機上堂先師尋常用腦後一鎚卻卻學者胷中許多屈曲當年克賓維那會中興化此毒往往天下叢林喚作超宗異目非唯孤負興化亦乃克賓受辱若是臨濟兒孫終不依草附木資福喜見同叅今日傾腸倒腹遂卓拄杖喝一喝曰還知先師落處麽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上堂言發非聲是箇甚麽色前不物莫亂針錐透過禹門風波更險咄

信州龜峯晦庵慧光禪師建寧人上堂數日暑氣如焚

一箇渾身無處安著思量得也是煩惱人這箇未是煩惱更有已躬下事不明便是煩惱所以達磨大師煩惱要為諸人吞却又被咽喉小要為諸人吐却又被牙齒礙取不得捨不得煩惱九年若不得二祖不惜性命往往轉身無路煩惱教死所謂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後來蓮華峯庵主到這裏煩惱不肯住南嶽思大到這裏煩惱不肯下山更有臨濟德山用盡自己查棃煩惱鉢盂無柄龜峯今日為他閒事長無明為你諸人從頭點破

卓拄杖一下曰一人腦後露腮一人當門無齒更有數人鼻孔沒半邊不勞再勘你諸人休向這裏立地瞌睡殊不知家中飯籮鍋子一時失却了也你若不信但歸家檢點看

真州長蘆且庵守仁禪師越之上虞人依雪堂於烏巨聞普說曰令之兄弟做工夫正如習射先安其足後習其法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喝一喝云只今箭發也看看師不覺倒身作避箭勢忽大悟上堂百千三

眛無量妙門今日且庵不惜窮性命秖做一句子說與諸人乃卓拄杖下座嘗頌臺山婆話云開箇燈心皁角鋪日求升合度朝昏只因風雨連綿久本利一空愁倚門

白楊順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如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生鐵鑄崑崙曰來後如何師曰五彩畫門神

雲居如禪師法嗣

太平州隱靜圓極彦岑禪師台城人也上堂韓信打關未免傷鋒犯手張良燒棧大似曳尾靈龜既然席卷三秦要且未能囊弓裹革煙塵自靜我國晏然四海九州盡歸皇化自然牛閑馬放風以時雨以時五穀熟萬民安大家齊唱村田樂月落參橫夜向闌上堂今朝八月初五好事分明為舉嶺頭漠漠秋雲樹底鳴鳩喚雨昨夜東海鯉魚吞却南山猛虎雖然有照有用畢竟無賓無主唯有文殊普賢住住我識得你上堂舉正堂辯和

尚室中問學者缸甎爲甚麼化爲百合師曰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度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鄂州報恩成禪師上堂秋雨乍寒汝等諸人青州布衫成就也未良久喝曰雲溪今日冷處著一把火便下座

道場辯禪師法嗣

平江府覺報清禪師上堂擧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師曰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

石壓筍斜出岸懸華倒生

安吉州何山然首座姑蘇人侍正堂之久入室次堂問貓兒為甚麽偏愛捉老鼠曰物見主眼卓竪堂欣然因命分座

黄龍忠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戒修禪師上堂舉馬祖不安公案乃曰兩輪舉處煙塵起電急星馳擬何止目前不礙往來機正令全施無表裏丈夫意氣自衝天我是我兮你是你

西禪璉禪師法嗣

遂寧府西禪第二代希秀禪師上堂曰秋光將半暑氣漸消鴻鴈橫空點破碧天似水猿猱挂樹撼翫玉露如珠直饒對此明機未免認龜作鼈且道應時應節一句作麽生道野色併來三島月溪光分破五湖秋

淨居尼温禪師法嗣

温州淨居尼無相法燈禪師上堂拈拄杖卓曰觀音出普賢入文殊水上穿靴立擡頭鷂子過新羅石火電光

追不及咄

大溈果禪師法嗣

荆門軍玉泉窮谷宗璉禪師合州董氏子開堂日問答已乃曰衲僧向人天衆前一問一答一擒一縱一卷一舒一挨一拶須是具金剛眼睛始得若是念話之流君向西秦我之東魯於宗門中殊無所益這一段事不在有言不在無言不礙有言不礙無言古人垂一言半句正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横說竪說秖要控人入

處其實不在言句上今時人不能一徑徹證根源秖以語言文字而為至道一句來一句去喚作禪道喚作向上向下謂之菩提涅槃謂之祖師巴鼻正似鄭州出曹門從上宗師會中往往真箇以行脚為事底纔有疑處便對衆決擇秖一句下見諦明白造佛祖直指不傳之宗與諸有情盡未來際同得同證猶未是泊頭處豈是空開唇皮番言漢語來所以南院示衆云諸方秖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問如何是啐啄同

時用院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曰猶是學人問處院曰如何是你問處僧曰失院便打其僧不契後至雲門會中因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悟即回南院院已遷化時風穴作維那問曰你是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僧那僧曰是穴曰你當時如何曰我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穴曰你會也師乃召大衆曰暗穿玉線密度金針如水入水似金博金敢問大衆啐啄同時是親切處因甚却失若也會得堪報不報之恩

共助無為之化便可橫身宇宙獨步大方若跳不出依前秪在架子下上堂拈拄杖曰破無明暗截生死流度三有城泛無為海須是識這箇始得乃召大衆曰喚作拄杖則觸不喚作拄杖則背若也識得荆棘林中撒手是非海裏橫身脫或未然普賢乘白象土宿跨泥牛參上堂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師曰永嘉恁麼道大似含元殿上更覓長安殊不知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雖然如是三十年後趙婆酤醋上堂宗乘一

唱殊途絶萬别千差俱泯滅通身是口難分雪金剛腦後三斤鐵好大哥僧問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意旨如何師曰利動君子曰為復棒頭有眼為復見機而作師曰獼猴繫露柱曰秖如三聖道你恁麽為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又作麽生師曰錦上鋪華又一重問行脚逢人時如何師曰一不成二不是曰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虎咬大蟲曰秖如慈明道釣絲絞水意作麽生師曰水浸鐲石卵問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

則不為人意旨如何師曰兵行詭道曰興化道我逢人
則不出出則便為人又作麽生師曰綿裹秤鎚問不落
因果為甚麽墮野狐身師曰廬山五老峯曰不昧因果
為甚麽脱野狐身師曰南嶽三生藏曰秪如不落不昧
未審是同是别師曰倚天長劒逼人寒問初生孩子還
具六識也無趙州道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師曰兩
手扶犂水過膝曰秪如僧又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
旨如何曰念念不停流又作麽生師曰水晶甕裏浸波

斯問楊岐道三脚驢子弄蹄行意旨如何師曰過遂州了便到巴州

潭州大溈行禪師上堂橫拄杖曰你等諸人若向這裏會去如紀信登九龍之輦不向這裏會去似項羽失千里烏騅饒你總不恁麼落在無事甲裏若向這裏撥得一路轉得身吐得氣山僧與你拄杖子遂靠拄杖下座

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道是箇甚麼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甚麼處苦苦有口說不得無家

何處歸

潭州道林淵禪師僧問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甚麽處去德山便低頭歸方丈意旨如何師曰奔電迸火曰巖頭道這老漢未會末後句在又作麽生師曰相隨來也曰巖頭密啓其意未審那裏是他密啓處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峯曰雖然如是秖得三年三年後果遷化還端的也無師曰嚀呢嗟咧吽嗾吒臨示寂上堂拈拄杖示衆曰離却色聲言語道將一句來衆無對師曰動静聲

色外時人不肯對世間出世間畢竟使誰會言訖倚杖而逝

隨州大洪老衲祖證禪師潭州潘氏子上堂萬象之中獨露身如何說箇獨露底道理竪起拂子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僧問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云話墮也未審那裏是這僧話墮處師曰鮎魚上竹竿問離却言句請師直指師竪拂子僧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

師曰速禮三拜

隆興府泐潭山堂德淳禪師上堂俱胝一指頭一毛拔九牛華嶽連天碧黃河徹底流截却指急回眸青箬笠前無限事緑蓑衣底一時休

常州宜興保安復庵可封禪師福州林氏子上堂天寛地大風清月白此是海宇清平底時節衲僧家等閒著十箇有五雙知有秖如夜半華嚴池吞却楊子江開明橋撞倒平山塔是汝諸人還知麽若也知去試向非

非想天道將一句來其或未知擲下拂子曰須是山僧拂子始得

隆興府石亭野庵祖璿禪師上堂曰喫粥了也未趙州無忌諱更令洗鉢盂太煞沒巴鼻悟去由來不丈夫這僧那免受塗糊有指示無指示韶石四楞渾塌地入地獄如箭射雲岫清風生大厦相逢攜手上高山作者應須辨真假真假分若為論午夜寒蟾出海門

潭州石霜宗鑒禪師上堂曰送舊年迎新歲動用不離

光影內澄輝湛湛夜堂寒借問諸人會不會若也會增瑕類若不會依前昧與君指箇截流機白雲更在青山外

石頭回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蓬庵德會禪師重慶府何氏子上堂舉教中道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作麽生是非相底道理佯走詐羞偷眼覷竹門斜掩半枝華

南嶽下十七世

教忠光禪師法嗣

泉州法石中庵慧空禪師贛州蔡氏子春日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先打春牛頭又卓一下曰後打春牛尾驚起虛空入藕絲裏釋迦無路潛蹤彌勒急走千里文殊却知落處拊掌大笑歡喜且道歡喜箇甚麽春風昨夜入門來便見千華生碓觜上堂千家樓閣一霎秋風秖知襟袖涼生不覺園林落葉於斯薦得觸處全真其或未然且作寒温相見上堂舉金剛經云佛告須菩提爾

所國土中所有衆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要會麽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華僧問先佛垂範禁足安居未審是何宗旨曰瑠璃鉢内拓須彌僧便喝師便打

臨安府淨慈混源曇密禪師天台盧氏子依資福道榮出家十六圓具習台教棄參大慧於徑山謁雪巢一此庵元入閩留東西禪無省發之泉南敎忠併悦衆解職歸前資偶舉香嚴擊竹因緣豁然契悟述偈呈忠忠舉

玄沙未徹語詰之無滯忠曰子方可見妙喜即辭往梅陽服勤四載住後上堂諸佛出世打劫殺人祖師西來吹風放火古今善知識佛口虵心天下衲僧自投籠檻莫有天然氣槩特達丈夫為宗門出一隻手主張佛法者麽良久曰設有也須斬為三段上堂德山小參不答話千古叢林成話霸問話者三十棒慣能說詗說夯時有僧出的能破的德山便打風流儒雅某甲話也未問頭上著枷脚下著匣你是那裏人一回相見一傷神新

羅人把手笑欣欣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依前相厮誑
混源今日恁麽批判責情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是罰
具參學眼者試辨看上堂舉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
沙因緣師曰平地摝魚鰕遼天射飛鶚跛脚老雲門千
錯與萬錯後示寂塔于本山

東林顏禪師法嗣

荆南府公安遯庵祖珠禪師南平人上堂不是心不是
佛不是物㵐盡野狐涎趯飜山鬼窟平田淺草裏露出

焦尾大蟲太虛寥廓中放出遼天俊鶻阿呵呵露風骨等閑拈出衆人前畢竟分明是何物咄咄上堂玉露垂青草金風動白蘋一聲寒鴈叫喚起未惺人

汀州報恩法演禪師果州人上堂舉俱胝竪指因緣師曰佳人睡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插便休大抵還他肌骨好不塗紅粉也風流

臨安府淨慈肯堂彦充禪師於潛盛氏子幼依明空院義堪為師首叅大愚宏智正堂大圓後聞東林謂衆曰

我此間别無玄妙秖有木札羹鐵釘飯任汝咬嚼師竊喜之直造謁陳所見解林曰據汝見處正坐在鑑覺中師疑不已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一日聞僧舉南泉道時人見此一株華如夢相似默有所覺曰打草秖要虵驚次日入室林問那裏是巖頭密啓其意處師曰令日捉敗這老賊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師擬開口驀被攔胷一拳忽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點首自謂曰臨濟道黃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邪遂呈頌曰為人須

為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鐵林然之住後上堂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卓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上堂舉雪峯示衆云盡大地是箇解脫門因甚把手拽不入師曰大小雪峯話作兩橛既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用拽作麼上堂一向與麼去法堂前草深一丈一向與麼來脚下泥深三尺且道如何即是三年逢一閏鷄向五更啼上堂舉卍庵先師道坐佛牀斫佛脚不敬東家孔夫子却向他鄉習禮樂師

曰入泥入水即不無先師爭奈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卓拄杖曰灼然有不回頭底淨慈向升子裏禮汝三拜上堂三世諸佛無中說有簡碭拈華針六代祖師有裏尋無猿猴探水月去此二途如何話會儂家不管興亡事盡日和雲占洞庭元庵受智者請引座曰南山有箇老魔王烱烱雙眸放電光口似血盆呵佛祖牙如劍樹罵諸方幾度業風吹不動吹得動雲黃山畔與嵩頭陀傅大士一火破落戶依舊盂八郎賺他無限癡男女

開眼堂堂入鑊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既是善知識為甚賺人入鑊湯只向他道非公境界後示寂塔于寺之南庵

婺州智者元庵真慈禪師潼川人姓李氏初依成都正法出家具戒後遊講肆聽講圓覺至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頌曰一顆明珠在我這裏撥著動著放光動地以呈諸講師無能曉之者歸以呈其師遂舉狗子無佛性話詰之師曰

雖百千萬億公案不出此頌也其師以為不遜乃叱出
師因南遊至廬山圓通挂搭時卍庵為西堂為衆入室
舉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門云佛亦是塵師隨聲
便喝以手指胷曰佛亦是塵師復頌曰撥塵見佛佛亦
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觔斗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
無故人又頌塵塵三昧曰鉢裏飯桶裏水别寶崑崙坐
潭底一塵塵上走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
枝上清風起卍庵深肯之

西禪需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木庵安永禪師閩縣吳氏子弱冠為僧未幾謁懶庵於雲門一日入室庵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久處會隨後便喝倏然契悟作禮曰不因今日問爭喪目前機庵許之住後上堂要明箇事須是具擊石火閃電光底手段方能嶮峻巖頭全身放捨白雲深處得大安居如其覷地覓金針直下腦門須迸裂到這裏假饒見機而變不犯鋒鋩全身獨脫

猶涉泥水秖如本分全提一句又作麽生道擊拂子曰淬出七星光燦爛解拈天下任橫行上堂舉睦州示衆云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不得忘却老僧師曰恁麽說話面皮厚多少木庵則不然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直須颺下入處始得上堂拈拄杖曰臨濟小厮兒未曾當頭道著今日全身放憨也要諸人知有擲拄杖下座僧問須彌頂上翻身倒卓時如何師曰未曾見毛頭星現曰恁麽則傾

湫倒嶽去也師曰莫亂做僧便喝師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

温州龍翔栢堂南雅禪師上堂曰瑞峯頂上棲鳳亭邊一杯淡粥相依百衲蒙頭打坐二祖禮三拜依位而立已是周遮達磨老臊頭分盡髓皮一場狼籍其餘之輩何足道哉栢堂恁麽道還免諸方檢責也無拍繩牀云洎合停囚長智上堂曰大機貴直截大用貴頓發縱有嚙鏃機一鎚須打殺何故我王庫内無如是刀上堂曰

紫巖伸拳筍破梢楊華飛盡綠陰交分明西祖單傳句黄栗留鳴燕語巢這裏見得諦信得及若約諸方決定明窻下安排龍翔門下直是一槌槌殺何故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

福州天王志清禪師上堂竪起拂子云只這箇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徧界徧空成團成塊到這裏三世諸佛向甚麽處摸索六代祖師向甚麽處提持天下衲僧向甚麽處名邈除非自得自證便乃敲唱雙行雖然如是未

是衲僧行履處作麽生是衲僧行履處是非海裏橫身入豺虎叢中縱步行

南劒州劒門安分庵主少與木庵同隷業安國後依懶庵未有深證辭謁徑山大慧行次江干仰瞻宮闕聞街司喝侍郎來釋然大悟作偈曰幾年箇事掛胷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遂徑回西禪懶庵迎之付以伽棃自爾不規所寓後庵居劒門化被嶺表學者從之所作偈頌走手而成凡千餘首

盛行於世示衆這一片田地汝等諸人且道天地未分已前在甚麽處直下徹去已是鈍置分上座不少了也更若擬議思量何啻白雲萬里驀拈拄杖打散大衆示衆上至諸佛下及衆生性命總在山僧手裏檢點將來有沒量罪過還有檢點得出者麽卓拄杖一下曰冤有頭債有主遂左右顧視曰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示衆十五日已前天上有星皆拱北十五日已後人間無水不朝東已前已後總拈却到處鄉談各不

同乃屈指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諸兄弟今日是幾良久曰本店買賣分文不賒

東禪岳禪師法嗣

福州皷山宗逮禪師上堂世尊道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遂喝曰玉本無瑕却有瑕

西禪淨禪師法嗣

福州乾元宗頴禪師上堂卓拄杖曰性燥漢秖在一槌靠拄杖曰靈利人不勞再舉而今莫有靈利底麽良久

曰比擬張麟免亦不遇

開善謙禪師法嗣

建寧府仙州山吳十三道人每以己事扣諸禪及開善歸結茆於其左遂往給侍紹興庚申三月八日夜適然啓悟占偈呈善曰元來無縫罅觸著便光輝既是千金寶何須彈雀兒善答曰啐地折時真慶快死生凡聖盡平沉㥨州山下呵呵笑不負相期宿昔心

天童華禪師法嗣

慶元府天童密庵咸傑禪師福州鄭氏子母夢廬山老僧入舍而生自幼穎悟出家為僧不憚遊行徧參知識後謁應庵於衢之明果庵孤硬難入屢遭呵一日庵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答曰破沙盆庵頷之未幾辭回省親庵送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躁跟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遵出世衢之烏巨次遷祥符蔣山華藏未幾詔住

徑山靈隱晚居太白僧問虛空銷殞時如何師曰罪不重科上堂牛頭橫說竪說不知有向上關棙子有般漆桶輩東西不辨南北不分便問如何是向上關棙子何異開眼尿牀華藏有一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摸索不著雨寒無處𩈰眼今日普請布施大衆良久曰達磨大師無當門齒上堂世尊不說說拗曲作直迦葉不聞聞望空啓告馬祖即心即佛懸羊頭賣狗肉趙州勘庵主貴買賤賣分文不直秖如文殊是七佛之師因

甚出女子定不得河天月暈魚分子㯷葉風微鹿養茸上堂卓拄杖曰迷時秖迷這箇復卓一下曰悟時秖悟這箇迷悟雙忘糞埽堆頭重添搕𢶍莫有向東涌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一句底麽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也擲拄杖曰三十年後上堂舉金峯和尚示衆云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問如何是和尚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峯云問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峯云問凡不答凡問聖

不荅聖師曰烏巨當時若見但冷笑兩聲這老漢忽若

瞥地自然不墮聖凡㝠曰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這

箇公案叢林中少有拈提者傑上座裂破面皮不免納

敗一上也要諸方檢點乃召大衆曰這婆子洞房深穩

水泄不通偏向枯木上糝華寒巖中發燄箇僧孤身迥

迴慣入洪波等閑坐斷潑天潮到底身無涓滴水子細

檢點將來敲枷打鎻則不無二人若是佛法未夢見在

烏巨與麼提持畢竟意歸何處良久曰一把柳絲收不

得和煙搭在玉欄干上堂動絃别曲葉落知秋舉一明三目機銖兩如王秉劒殺活臨時猶是無風帀帀之波向上一路千聖把手共行合入泥犂地獄正當與麽時合作麽生江南兩浙春寒秋熱上堂盡乾坤大地喚作一句子擔枷帶鎖不喚作一句子業識茫茫兩頭俱透脱淨倮倮赤洒洒没可把達磨一宗掃土而盡所以雲門大師道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法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底時節大小雲門劒去久

矣方乃刻舟後示寂塔于寺之中峯

南書記者福州人久依應庵於趙州狗子無佛性話豁然契悟有偈曰狗子無佛性羅睺星入命不是打殺人被人打殺定庵見喜其脫略絕與末終於歸宗

侍郎李浩居士字德遠號正信幼閱首楞嚴經如遊舊國志而不忘持槖後造明果投誠入室應庵揕其胷曰侍郎死後向甚麽處去公駭然汗下庵喝出公退參不旬日竟躋堂奥以偈寄同參嚴康朝曰門有孫臏鋪家

存甘贅妻夜眠還早起誰悟復誰迷庵見稱善有鶯胭脂者亦久參應庵頗自負公贈之偈曰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到此休透過古今圈䙡後却來這裏喫拳頭

道場全禪師法嗣

常州華藏伊庵有權禪師臨安昌化祁氏子年十四得度十八歲禮佛智裕禪師于靈隱時無庵為第一座室中以從無住本建一切法問之師久而有省答曰暗裏

穿針耳中出氣庵可之遂密付心印嘗夜坐達旦行粥者至忘展鉢鄰僧以手觸之師感悟為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鷺鷥蘆華影裏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佛智嘗問心包太虛量廓沙界時如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智撫其座曰此子他日當據此座呵佛罵祖去在師自是埋藏頭角益自韜晦遊歷湖湘江浙幾十年依應庵於歸宗參大慧於徑山無庵住道場招師分座說法於是聲名隱然住後上堂今朝結却布袋口

明眼衲僧莫亂走心行滅處解髑身噴嚏也成師子吼栴檀林任馳騁剔起眉毛頂上生劍肉成瘡露家醜上堂禪禪無黨無偏迷時千里隔悟在口皮邊所以僧問石霜如何是禪霜云瓴甋又僧問睦州如何是禪州云猛火著油煎又僧問首山如何是禪山云猢猻上樹尾連顛大衆道無橫徑立處孤危此三大老行聲前活路用劫外靈機若以衲僧正眼檢點將來不無優劣一人如張良入陣一人如項羽用兵一人如孔明料敵若人

辨白得可與佛祖齊肩雖然如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話作兩橛也適來道道無横徑無黨無偏而今又却分許多優劣且作麽生祗對還委悉麽把手上山齊著力咽喉出氣自家知淳熙庚子秋示微疾留偈趺坐而逝茶毗齒舌不壞獲五色舍利無數瘞于横山之塔分骨歸葬萬年山寺

雙林用禪師法嗣

婺州三峯印禪師上堂舉野狐話曰不落不昧誣人之

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隨春風有時自西還自東

大溈行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子涓禪師潼川人也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遂喝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衆中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休寐語却許伊具一隻眼上堂橫按拄杖曰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循環逆順數將來數到未來無盡日因七見一

因一亡七踏破太虛空鐵牛也汗出絕氣息無蹤跡擲拄杖曰更須放下這箇始是參學事畢上堂拈拄杖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拄杖子七縱八橫有特奪境不奪人山僧七顛八倒有時人境兩俱奪拄杖子與山僧削迹吞聲有時人境俱不奪卓拄杖曰伴我行千里攜君過萬山忽然撞著臨濟大師時如何喝曰未明心地印難透祖師關

五燈會元卷二十